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戰國策卷八至十

詳校官編修臣曹錫齡

編修臣裴謙覆勘

總校官降調編修臣倉聖脉

校對官待詔臣胡士震

謄録監生臣沈啟晋

戰國策卷八

宋 鮑彪 注

韓 分晉得南陽及潁川之父城定襄襄城潁陽潁陽長社陽翟東接汝南西接弘農得新安宜陽

康子

三晉已破智氏將分其地段規謂韓王曰分地必取成皐韓王曰成皐石溜之地也（溜言其無積潤）寡人無所用之段規曰不然臣聞一里之厚而動千里之權者地利

也萬人之衆而破三軍者不意也言地薄鄭人不備王用臣言則韓必取鄭矣王曰善諸稱王皆非當時語果取成皋至韓之取鄭也果從成皋始大

烈侯景侯元年安王三年壬午

韓傀相韓嚴遂重於君二人相害也嚴遂政議直指政正同舉韓傀之過韓傀以之猶以此叱之於朝嚴遂拔劒趍之以救解以救至得解於是嚴遂懼誅亡去游求人可以報韓傀者至齊人或言軹深井里軹之里名深井聶政勇

敢士也避仇隱於屠者之間嚴遂陰交於聶政以意厚之聶政問之曰子欲安用我乎嚴遂曰吾得為役之日淺事今薄（薄猶迫）奚敢有請於是嚴遂乃具酒自觴聶政母前仲子奉黃金百鎰（仲子遂字）前為聶政母壽聶政驚愈怪其厚固謝嚴仲子仲子固進而聶政謝曰臣有老母家貧客游以為狗屠可旦夕得甘脆（肉之肥美者）以養親親供養備義不敢當仲子之賜嚴仲子辟人（辟猶屏闔去之）因為聶政語曰臣有仇而行游諸侯

衆矣然至齊聞足下義甚高故直進百金者特以爲丈人麤糲之費丈人亦尊稱政也衆十六斗太半斗舂米一斛曰糲以反足下之驩豈敢以有求邪聶政曰臣所以降志辱身居市井屠者幸以養老母以有養老母爲幸老母在前在未死前政身未敢以許人也嚴仲子固讓聶政竟不肯受然仲子卒備賓主之禮而去久之聶政母死既葬除服聶政曰嗟乎政乃市井之人鼓刀以屠而嚴仲子乃諸侯之卿相也不遠千里枉車騎而交臣臣之所以待之者

至淺矣未有大功可以稱者而嚴仲子舉百金為親壽我義不受然是深知政也夫賢者以感忿睚眦之意（感言動心睚眦怒視也）而親信窮僻之人而政獨安可嘿然而止乎且前日要政政徒以老母老母今以天年終政將為知己者用遂西至濮陽見嚴仲子曰前日所以不許仲子者徒以親在今親不幸而死仲子所欲報仇者請得從事焉嚴仲子具告曰臣之仇韓相韓傀傀又韓君之季父也宗族盛多居處兵衛甚設（設陳）

也臣使人刺之終莫能就今足下幸而不棄請益具車騎壯士以為羽翼政曰韓與衛相去中間不遠事泄易聞今殺人之相相又國君之親此其勢不可以多人多人不能無生得失謂相可否生得失則語泄語泄則韓舉國而與仲子為讎也豈不殆哉遂謝車騎人徒辭獨行仗劒至韓仗兵器也蓋以劒為兵韓適有東孟之會東孟地缺韓王及相皆在焉持兵戟而衛侍者甚衆聶政直入上階刺殺韓傀韓傀走而抱列元作哀下同侯按鑒侯策及傳皆言

哀侯而記及其表皆書列侯策傳可為誤年不可移也聶政刺之兼中列侯左右大亂聶政大呼所擊殺者數十人因自皮面去面之皮抉眼屠腸抉挑也遂以死韓取聶政屍暴於市縣購之千金縣金募知者久之莫知誰政姊嫈聞之曰吾弟至賢不可愛妾之軀滅吾弟之名非弟意也言往哭自吾意耳乃之韓視之曰勇哉氣矜之隆矜自持也是其軼賁育軼車相出也高成刑矣說文成刑古之勇士今對賁育復似兩人今死而無名不顯其人父母既歿矣兄弟無有此為我故也不顯其名恐累及姊夫愛

身不揚弟之名吾不忍也乃抱屍而哭之曰此吾弟軹深井里聶政也亦自殺於屍下晉楚齊衛聞之曰非獨聶政之能乃其姊者列女也列義烈可陳聶政之所以名施於後世者其姊不避菹醢之誅菹酢菜也言剉斮之如此以揚其名也此三年書政殺韓相俠累刺客傳有庖謂政之始終於其親孝矣其臨財也義矣嘗欲評其死感其義烈不忍下筆獨以謂人之居此不可不知人亦不可妄為人知也遂唯知政故得行其志惜乎遂福禍猶細人耳政不幸謬為所知故死於是使其受知明主賢將相則其所成就豈不有萬萬於此者乎哀哉

昭侯莊侯子元年顯王十一年癸亥

成午從趙來謂申不害於韓曰子以韓重我於趙請以趙重子於韓是子有兩韓而我有兩趙也

魏之圍邯鄲也申不害始合於韓王然未知王之所欲也恐言而未必中於王也王問申子曰吾誰與而可與魏邪與趙邪對曰此安危之要國家之大事也臣請深惟而苦思之惟亦思乃微謂趙卓韓鼂曰子皆國之辯士也夫為人臣者言可必用可豈可盡忠而已矣二人各

各進議於王以事申子微視王之所說以言於王王大説之

申子請仕其從兄官仕其從父兄以官昭侯不許也申子有怨色昭侯曰非所謂學於子者也聽子之謁而廢子之道乎又亡其行子之術而廢子之請乎子嘗教寡人循功勞視次第今有所求此我將奚聽乎此如此申子乃避舍請罪曰君真其人也

蘇秦爲趙元作楚下同合從説韓王曰韓北有鞏洛並屬河南成

皐之固西有宜陽常阪之塞常史作商殷紀注商今上洛是也東有宛穰洧水穰屬南陽洧水出潁川陽城南有陘山地方千里帶甲數十萬天下之強弓勁弩皆自韓出谿子少府下皆弩名俶真訓注谿子國名夷名又谿子陽匠名徐注少府所造時力距來徐注作之得時力倍於常其勁足以距來敵皆射六百步之外韓卒超足而射舉蹶踏弩百發不暇止遠者達胸近者掩心箭中心上如掩韓卒之劍戟皆出於冥山棠谿墨陽合伯鄧師宛馮馬彪注冥山在相州北汝南吳房有棠谿亭脩務訓注墨陽吳劍名合伯地缺鄧師豈南陽鄧耶猶云洛師榮陽有馮池龍淵

太阿吳越春秋楚王召風胡子曰吳有干將越有歐冶寡人欲因子請因二人作劒風胡見二人作劒二其名云以上類言以地名皆陸斷馬牛水擊鵠鴈當敵即斬堅甲盾鞮鍪盾櫓鞮革履鍪兜鍪說文鍪鍑屬鍑大口釜盔鍪如之鐵幕革抉㕦音伐芮丈並不注無不畢具以韓卒之勇被堅甲蹠勁弩帶利劒一人當百不足言也夫以韓之勁與大王之賢乃欲西面事秦稱東藩築帝宮受冠帶祠春秋交臂而服焉夫羞社稷而為天下笑無過此者矣是故願大王之熟計之也大王事秦秦必求宜陽成皐今茲

効之明年又益求割地與之即無地以給之不與則棄前功而後更受其禍且夫大王之地有盡而秦之求無已夫以有盡之地而逆無已之求此所謂市怨而買禍者也不戰而地已削矣臣聞鄙語曰寧為雞口無為牛後今大王西面交臂而臣事秦何以異於牛後乎夫以大王之賢挾強韓之兵而有牛後之名臣竊為大王羞之韓王忿然作色攘臂按劍仰天太息曰寡人雖死必不能事秦今主君以趙王之教詔

之敬奉社稷以從傳在燕趙後云宣惠王令按合從在燕文公二十八年趙肅侯十六年此二十五年又蘇秦傳說六國後去趙而從約解是歲燕易王立徐注云自初說燕至此三年宣惠之元年也比時從已解則說從時非宣惠明矣沈括辨以為雞尸牛從今按秦稱牛後蓋以惡語侵韓昭侯怒而從之雞尸牛後謬誤也

宣惠王昭侯子元年顯王子十七年己丑

宣王謂摎留韓人曰吾欲兩用公仲公叔其可乎對曰不可晉用六卿而國分簡公用田成監止而簡公弒齊事見哀十四年魏兩用犀首張儀而西河之外亡秦惠八年魏納河西

儀時為秦客卿未相魏也後至魏襄十三年相儀儀留四年去而衍相未嘗兩用未嘗亡也此豈衍為秦良造儀為客卿時魏以事聽之耶令王兩用之其多力者内樹其黨其寡力者籍外權羣臣或内樹其黨以擅其主或外為交以裂其地則王之國必危矣彪謂此非天下之正議也顧所用如何爾使得人如周召兩用之庸何傷若公仲公叔也一之謂甚何必兩

楚昭獻相韓秦且攻韓韓廢昭獻昭獻令人謂公叔曰不如貴昭獻以固楚秦必曰楚韓合矣

秦攻陘此時史不書後至桓惠九年秦拔我陘然陳軫張儀同時儀死至桓惠九年四十六年矣軫必

不存故因傷韓使人馳南陽之地馳反走示服也秦已馳馳進也韓避之而秦進也又攻陘韓因割南陽之地秦受地又攻陘陳軫謂秦王惠曰國形不便故馳交不親故割今割矣而交不親馳矣而兵不止臣恐山東之無以馳割事王者矣且王求百金於三川而不可得求千金於韓一旦而具今王攻韓是絕上交而固私府也言利移竊於下為王不取也

秦韓戰於濁澤長社濁澤韓氏急公仲朋元作明謂韓王曰與

國不可恃與謂山東今秦之心欲伐楚王不如因張儀為和於秦賂之以一名都與之伐楚此以一易二之計也韓王曰善乃儆公仲之行儆猶戒將西講於秦楚王聞之大恐召陳軫而告之陳軫曰秦之欲伐我久矣今又得韓之名都一而具甲以一都之賦為兵備秦韓并兵南鄉此秦所以廟祠而求也今已得之矣楚國必伐王聽臣為之儆四境之内選師言救韓令戰車滿道路發信臣多其車重其幣使信王之救已韓為不能

聽我使其或不能從我以與秦戰韓之德王也恩救我必不爲鴈行以來是秦韓不和兵雖至楚國不大病矣爲能聽我絶和於秦秦必大怒以厚怨於韓韓得楚救必輕秦輕秦其應秦必不敬是我因秦韓之兵而免楚國之患也楚王大説乃儆四境之内選師言救韓發信臣多車幣謂韓王曰敝邑雖小已悉起之矣願大國遂肆意於秦敝邑將以楚殉韓殉言以死從之韓王大説乃止公仲公仲曰不可夫以實告我者秦也以虚名救我者楚

也恃楚之虛名輕絶强秦之敵必為天下笑矣且楚韓非兄弟之國也又非素約而謀伐秦矣秦欲伐楚楚因以起師言救韓此必陳軫之謀也且王已使人報於秦矣今弗行是欺秦也夫輕强秦之禍而信楚之謀臣王必悔之矣韓王弗聽遂絶和於秦秦果大怒興師與韓氏戰於岸門後志潁陰有岸亭事在十九年此要終言之也楚救不至韓氏大敗韓氏之兵非削弱也民非蒙愚也兵為秦禽知為楚笑過聽於陳軫失計於韓朋也記十

六年有彪謂二子皆億中之材也宣惠訹於甘言惑於重幣雖有公仲之謀固難以入至於非兄弟非素約而以虛名救我此言豈不明著矣乎如之何弗聽也

顏率見公仲公仲不見顏率謂公仲之謁者曰公仲必以率為陽也陽佯同不實也故不見率也公仲好内齊世家注内婦官也率曰好士公仲嗇於財率曰散施公仲無行率曰好義所謂不實自今以來率且正言之而已矣公仲之謁者以告公仲公仲遽起而見之彪謂顏率此言可行公仲而已誠有是也雖陽言何益於德苟無是也正言之吾何懼以是知公仲非躬行者也

襄王 宣王子元年赧王四年庚戌

張儀為秦連横説韓王曰韓地險惡山居五穀所生非麥而豆民之所食大抵豆飯藿羹藿菽之少者一歲不收民不饜糟糠地方不滿九百里無二歲之所食料大王之卒悉之不過三十萬而廝徒負養負荷養收之人在其中矣為除守徼亭障塞徼巡也亦關境上見卒不過二十萬而已秦帶甲百餘萬車千乘騎萬匹虎鷙元作摯之士鷙擊鳥跿音徒跔音俱説文天寒足跔與此不合史注跳躍也科頭不著兜鍪貫頤

貫人之頤奮戟者至不可勝計也秦馬之良戎兵之衆探前蹶元作跌後字書無跌字蹶跳也蹄間三尋者不可勝數也山東之卒被甲冒冑以會戰冑兜鍪秦人捐甲徒裎以趨敵裎裸也左挈人頭右挾生虜夫秦卒之與山東之卒也猶孟賁之與怯夫也以重力相壓猶烏獲之與嬰兒也夫戰孟賁烏獲之士以攻不服之弱國無以異於墮千鈞之重集於鳥卵之上必無幸矣幸其不破碎無是理也諸侯不料兵之弱食之寡而聽從人之甘言好辭

凡周以相飾也皆言曰聽吾計則可以強霸天下夫不顧社稷之長利而聽須臾之說詿誤人主者詿亦誤也無過於此者矣大王不事秦秦下甲據宜陽斷絕韓之上地東取成皐宜陽則鴻臺之宮桑林之苑桑林宜在亳修務訓言湯禱于桑山之林則似指言多桑之山非地名也非王之有已夫塞成皐絕上地則王之國分矣先事秦則安矣不事秦則危矣夫造禍而求福計淺而怨深逆秦而順趙元作楚雖欲無亡不可得也故為大王計莫如事秦秦之所

欲莫如弱楚而能弱楚者莫如韓非以韓能强於楚也其地勢然也今王西面而事秦以攻楚（衍字）為敝邑秦王必喜（惠文）夫攻楚而私其地轉禍而說秦計無便於此者也是故秦王使使臣獻書大王御史須以決事韓王曰客幸而教之請比郡縣築帝宮祠春秋稱東藩効宜陽（彪謂横人之辭真所謂虚喝者韓之兵信弱食信寡矣獨不曰從合則能以弱為强以寡為多乎惜乎世主不少察於此也）

鄭彊（鄭公族韓滅鄭故為韓人）之走張儀於秦（譖之於秦使逐之）曰儀之使

者必之楚矣故謂太宰（楚官謂之）強曰公留儀之使者（留之者欲詐為儀使之致地）強請西圖儀於秦故因西請秦王（武）曰

張儀使人致上庸之地（秦惠十三年取上庸令言儀致之楚欲以怒秦）故使使臣再拜謁（強僞為楚使白此於秦下衍秦王字）秦王怒張儀走（武元年此）

二年

宜陽之役（秦三年此四年）楊侹（秦人）謂公孫顯曰請為公以五萬攻西周得之是以九鼎市甘茂也（茂與顯爭國顯得九鼎其功大秦必棄茂用顯）不然秦攻西周天下惡之其救韓必疾則茂事

敗矣

秦圍宜陽秦三年此四年游騰謂公仲曰公何不與趙藺離石祁趙地韓嘗取之令使歸之以質許地韓地趙嘗取之質易地也則樓緩必敗矣緩害韓者趙韓合故緩敗收韓趙之地以臨魏樓庳元作畢必敗矣庳亦以魏害韓者韓趙補為一魏必倍秦倍音背甘茂必敗矣茂攻宜陽韓得趙魏則不易拔故茂敗以成陽資翟強於齊楚必敗矣元作之齊楚敵也齊得地則益強何以敗楚時楚助秦故必敗須秦必敗須言少待以趙魏救至而楚不助故敗秦失魏宜陽必不拔矣秦魏鄰也失魏之害重於趙故

獨言魏

為公仲謂向壽曰禽困覆車禽所獲獸也能覆獵者之車不可忽公破韓辱公仲公仲收國復事秦自以為必可以封今公與楚解解言復好中封小令尹以桂陽中言使楚自封之國中桂陽荊州部秦楚合復攻韓韓必亡公仲躬率其私徒以鬬於秦謂且賊壽於秦願公之熟計之也向壽曰吾合秦楚非以當韓也子為我謁之公仲曰秦韓之交可合也對曰願有復於公復重言之諺曰貴其所以貴者貴所以貴所同貴今王

之愛習公也不如公孫郝元作郝下同其智能公也不如甘茂今二人者皆不得親於事矣而公獨與王主斷於國者彼有以失之也公孫郝黨於韓而甘茂黨於魏故王不信也今秦楚爭强而公黨於楚是與公孫郝甘茂同道也公何以異之人皆言楚之多變也而公必之是自為貴也非貴所同貴公不如與王謀其變也善韓以備之若此則無禍矣韓氏先以國從公孫郝而後委於甘茂是韓公之讎也言以韓為讎今公言善韓

以待楚是外舉不避讎也向壽曰吾甚欲韓合對曰甘茂許公仲以武遂反宜陽之民今公徒收之甚難（徒言無地與之）向子曰然則奈何武遂終不可得已（與韓地宜以其所得於韓若武遂者可也茂已許之已無以易之也）對曰公何不以秦為韓求頴川於楚此乃韓之寄地也（此本韓地楚取之故云）公求而得之是令行於楚而以其地德韓也公求而弗得是韓楚之怨不解而交走秦也秦楚爭強而公過楚以攻韓（過謂以攻韓為楚罪）此利於秦向子曰奈何對曰此善事也

甘茂欲以魏取齊公孫郝欲以韓取齊今公取宜陽以為攻（宜陽蓋壽議攻而甘茂攻之）收楚韓以安之（使楚歸頳川則楚韓講故曰安）而誅齊魏之罪（誅猶求也求其過失以為郝茂之罪）是（衍字）以公孫郝甘茂（衍字）之無事也（言其失權）

容卿（韓）為韓謂秦王（武）曰韓珉之議知其君不知異君知其國不知異國彼公仲者秦勢能詘之（詘貶下也）以（補）秦之強首之者（首言以兵向之）珉為疾矣（珉者公仲所善公仲受兵則珉病）進齊宋之兵至首垣（韓進之）遠薄梁郭所以不反魏者

反不合也兵薄梁郭疑於不合而合以為成成平也猶和而過南陽之道欲以四國西首也韓宋齊魏所以不者言欲攻秦而不果者皆曰衍以字燕亡於齊亡謂喪地魏亡於秦孟子曰西喪地陳蔡亡於楚此亡國也此皆絕地形言其大小相絕而四國輕以小敵大故亡羣臣比周以蔽其上大臣為諸侯輕國也今王位正言武王能正貴賤之位張儀之貴不得議公孫郝元作赫下同是從臣不事大臣也從臣謂儀大臣郝也言不得干其事事公孫郝之貴不得議甘茂則大臣不得事近臣矣近臣謂茂貴賤不相事各得其位輻湊以

事其上則羣臣之賢不肖可得而知也王之明一也公孫郝嘗疾齊韓（言急於得二國）而不加貴（貴言不厚二國）則為大臣不敢為諸侯輕國矣齊韓嘗因公孫郝而不受則諸侯不敢因羣臣以為能矣外內不相為則諸侯之情偽可得而知也王之明二也公孫郝樗里疾請無攻韓陳四辟去（陳軍陳以不攻故解散）王猶攻之也（宜陽之役）甘茂約楚趙（欲攻魏）而反敬魏（違其初約）是且構我（初約攻而反敬之是欲與三國難我也）茂且攻宜陽王猶校之也（茂攻宜陽可以贖前若亡人則置不

檢校

羣臣之智無幾於王之明者幾猶近臣故願公仲之以國元作國以待於王待待其命而無自左右也自猶由也欲秦王聽己勿用左右之說

或謂公仲曰聽者聽國謂聽於衆非必聽實也實謂見事故先王聽諺言於市願公之聽臣言也公求中立於秦立謂立於齊魏之間此章賓右魏而弗能得也善公孫郝以難甘茂勸齊兵以勸止魏郝善齊故善郝則喜於齊之攻魏茂善魏故難茂則可以止魏之攻齊勸言茂欲為之楚趙皆公之讎也詳此則公仲與齊者也二國不善齊故讎公仲臣恐

國之以此為患也願公之復求中立於秦也公仲曰奈何對曰秦王以公孫郝（元作郝下同）為黨於公而弗之聽甘茂不善於公而弗為公言公何不因行願以與秦王語（行願人姓名）行願之為秦王臣也公（無私秦信之故可因）臣請為公謂秦王曰齊魏合與離於秦孰利齊魏別與合（離以交言別以兵言）於秦孰強秦王必曰齊魏離則秦重合則秦輕齊魏別則秦強合則秦弱臣即曰今王聽公孫郝以韓秦之兵應齊而攻魏魏不敢戰歸地而合

於齊是秦輕也臣以公孫郝為不忠今王聽甘茂以韓秦之兵據魏而攻齊齊不敢戰亦元作不求割地而合於魏是秦輕也臣以甘茂為不忠故不如令韓中立以攻齊衍齊字王言救魏以勁之齊時先已伐魏攻令秦王聲言救魏以勁韓之攻齊齊魏不能相聽必離秦救魏則魏不憚齊亦不合於齊兵交元作史王欲則信公孫郝於齊欲言或欲此或欲彼為韓取南陽易穀川以歸穀水出澠池此惠王之願也王欲則信甘茂於魏以韓秦之兵據魏以却齊此武王之願也臣以

為令韓以中立以攻元作劲齊最秦之大急也公孫郝黨於齊而不肯言甘茂薄而不敢謁也茂羇旅之臣故言薄此欲攻齊故其辭與茂此二人王之大患也願王之熟計之也公仲數不信於諸侯諸侯補兩字錮之不行其說南委國於楚以國事聽之楚王懷弗聽蘇代為謂楚王曰不若聽而備於其反也反亦不信謂朋之反也常杖元作仗下同趙而畔楚杖齊而畔秦今四國錮之而無所入矣亦甚患之公仲甚患此方其為尾生之時也言公仲自患其反之不利故欲為信尾生再見燕策

蘇代言名高益論語微生汎論訓亦云

謂公叔曰公欲得武遂於秦而不患楚之能揚河外也揚猶動公不如令人恐楚王懷而令人為公求武遂於秦謂楚王曰發重使為韓求武遂於秦秦王昭聽是令得行於萬乘之王也韓得武遂以限元作恨秦無元作毋秦患而德元作得楚韓楚之縣而已言役屬於楚秦不聽是秦韓之怨深而交事補楚也

謂公叔曰乘舟舟漏而弗塞則舟沉矣塞漏舟而輕陽

侯之波（說陽侯多矣今按四八目伏羲六佐一曰陽侯為江海蓋因此為波神與）則舟覆矣今公自以為辨於薛公（辨猶治也猶言治於高傒薛公田嬰）而輕秦是塞漏舟而輕陽侯之波也願公之察也

齊令周最使鄭（韓滅鄭有其地故多稱鄭）立韓擾（韓公子益立為相）而廢公叔周最患之曰公叔之與周君交也（交言其相善已不可以廢之）令我使鄭立韓擾而廢公叔語曰怒於室者色於市（色作色）今公叔怨齊無奈何也必絕周君而深怨我矣

史舍曰公行矣請令公叔必重公周最行至鄭公叔

大怒史舍齊韓史與最同使入見叔見公曰周最固不欲來使臣竊強之周最不欲來以為公也使臣之強之也亦以為公也公叔曰請聞其説對曰齊大夫諸子有犬犬猛不可叱叱之必噬人客有請叱之者疾視而徐叱之犬不動復叱之犬遂無噬人之心今周最固得事足下而以不得已之故來使彼將禮陳其辭以禮陳說也不急而緩其言鄭王必以齊王閔為不急必不許也今周最不來他人必來來使者無交於公而欲德於

韓擾其使之必疾言之必急則鄭王必許之矣公叔曰善遂重周最王果不許韓擾

公仲使韓珉之秦求武遂而恐楚之怒也唐客楚人謂公仲曰韓之事秦也且以求武遂也非敝邑之所憎也韓已得武遂其形乃可以善楚臣願有言而不敢為楚計今韓之父兄得衆者毋相韓不能獨立勢必衍不字善楚絶句王曰唐客以楚懷言告公仲吾欲以國輔韓珉而相之可乎父兄惡珉珉必以國保楚公仲說初恐楚怒已使珉令

欲相珉則不怒也仕元作士唐客於諸公益薦之於韓之大臣乃得仕而使之主韓楚之事

公仲以宜陽之故仇甘茂其後秦歸武遂於韓此六年已而秦王昭固疑甘茂之以武遂解於公仲也杜聊韓人為公仲謂秦王曰朋元作明也願因茂以事王若公仲與茂善以實秦王之疑秦王大怒於甘茂故樗里疾大說杜聊

鄭彊以金八百入秦以伐韓彊以韓滅故泠向謂鄭彊曰公以八百金請伐人之與國韓秦之與秦必不聽公公不如

令秦王（昭）疑公叔鄭彊曰何如曰公叔之攻楚也以幾瑟之存焉（幾瑟太子嬰弟時質楚公叔所不善）故言伐（元作先）楚也今已令楚王（懐）奉幾瑟以車百乘居陽翟令昭獻轉而與之處（獻本不善幾瑟令之回心相善）旬有餘彼已角（角言二人均禮）而幾瑟公叔之讎也而昭獻公叔之人也秦王聞之必疑公叔為楚也（幾瑟韓愛子而在楚秦固疑其合楚公叔與幾瑟讎故秦不疑今叔所善與之處而禮均然則秦安得不疑其為楚楚秦所惡也其伐韓不待請矣）

公仲為韓魏易地公叔爭之而不聽且亡史惕（韓史）謂公

叔曰公亡則易必可成矣公無辭以復反且示天下輕公公不若順之夫韓地易於上（上上流魏之上）則害於趙（趙魏鄰也魏地廣趙之害也）魏易於下（下謂韓）則害於楚公不如告楚趙楚趙惡之趙聞之起兵臨羊腸楚聞之發兵臨方城而易必敗矣

錡宣（韓人）之教韓王取秦（取言與之合）曰為公叔具車百乘言之楚易三川因令公仲謂秦王（昭）曰三川之言曰秦王必取我（我三川也）韓王之心不可解矣（言其聞三川之言恐空失地故）

（來與楚易）王何不試以襄子（王秦王襄子秦諸公子不善太子者）為質於韓令韓王知（衍字）之王之不取三川也（韓之易地畏秦取之也今秦入質則不取可知）因以出襄子而德太子

襄陵之役（史不書）畢長謂公叔曰請毋用兵而楚魏皆德公之國矣夫楚欲置公子咎（元作高从史後並同此書亦或作咎置不立也事見十二年）必以兵臨魏（魏欲立咎故）公何不令人說昭子（陽也）曰戰未必勝請為子起兵以之魏（韓兵）起子有辭以毋戰（楚臨魏欲置咎也韓令順之故可以無戰）於是（衍字）以太子（幾瑟也）與（元作扁）

昭陽元作揚梁王皆德公矣陽得毋戰梁得免兵

公叔使馮君於秦恐留教陽向並韓人說秦王昭曰留馮君以善韓臣韓之嬖馮者以留之為善非上智也主君不如善馮君而資之以秦馮君廣王恃秦以自大而不聽公叔以與太子爭太子爭也時未定所立故幾瑟咎嬰更稱之則王澤布而害於韓矣國不和故

韓公叔與幾瑟爭國爭立為相見後鄭彊為楚王懷使於韓矯以新城陽人命世子幾瑟也以與公叔爭國楚怒將罪

之鄭彊曰臣之矯與之以為國也臣曰言其言然世子得新城陽人以與公叔爭國而得全魏必急韓氏魏欲立咎故急攻之韓氏急必懸命於楚又何新城陽人敢索若戰而不勝幸元作走而不死今且以至言歸楚又安敢言地楚王曰善乃弗罪楚策有大同鄭作申

韓公叔與幾瑟爭國中庶子強庶子本周官秦置中庶子為太子官謂太子曰不若及齊師未入齊助公叔急擊公叔太子曰不可戰之於國中國必分對曰事不成身必危尚何足以

圖國之全為太子弗聽齊師果入太子出走彪謂幾瑟之及

此言也義嗣也而卒不得立小人勝故也

齊明謂公叔曰齊逐幾瑟楚善之今楚欲善齊甚公何不令齊王閔謂楚王懷王為我逐幾瑟以窮之楚聽是齊楚合而幾瑟走也楚王弗聽是有陰於韓也陰言

私厚之然則公叔不可不備

公叔將殺幾瑟也謂公叔曰太子之重公也太子畏幾咎瑟也今幾瑟死太子無患必輕公韓大夫見王老冀

太子之用事也固欲事之太子外無幾瑟之患時在楚故言外而内收諸大夫以自輔也公必輕矣不如無殺幾瑟以恐太子太子必終身重公矣

公叔且殺幾瑟也宋赫為謂公叔曰幾瑟之能為亂也内得父兄而外得秦楚也今公殺之太子無患必輕公韓大夫知王之老而太子定必陰事之秦楚若無韓言小國不之有必陰事伯嬰秦楚有韓則事太子太子韓嗣故也無韓乃事嬰伯嬰亦幾瑟也公不如勿殺絶句伯嬰恐必陰保於公嬰與

太子在韓皆幾瑟之仇幾瑟在故嬰恐韓大夫不能必其不入也入幾瑟必不敢輔伯嬰以為亂秦楚挾幾瑟以塞伯嬰塞障也不使與事伯嬰外無秦楚之權內無父兄之衆必不能為亂矣此便於公十二年書太子嬰死因言公仲伯嬰六事六事豈與太子同名與謂新城君曰公叔伯嬰恐秦楚之內幾瑟也公何不為韓求質子於楚楚不主幾瑟則必入質以此卜之楚王懷聽而入質子於韓則公叔伯嬰必知秦楚之不以幾瑟為事也必以韓合於秦楚矣秦楚挾韓以窘魏魏氏不敢東

不合齊 是齊孤也公又令秦求質子於楚 卜其與秦同否也 楚不聽則怨結於韓 此韓皆主公叔伯嬰為言 韓挾齊魏以盻楚 盻睥睨也 楚王必重公矣 新城貴於秦楚欲秦援之故重新城 公挾秦楚之重以積德於韓則公叔伯嬰必以國事公矣 記十二年有在楚圍雍氏下

胡衍 韓人 之出幾瑟於楚也 出而歸韓 教公仲 衍教之 謂魏王 哀 曰太子在楚韓不敢離楚也 懼其為幾瑟伐韓 王 元作公 何不試奉公子咎 此後並因舊字 而為之請太子 韓子立之 因令人謂

楚王懷幾瑟聞魏欲立咎故曰韓立公子咎而棄幾瑟是王抱虛質也王不如亟歸幾瑟幾瑟入必以韓權報讎於魏而德王矣

幾瑟亡之楚楚將收秦而復之謂羋戎曰廢公叔而相幾瑟者楚也相謂昔日今幾瑟亡之楚楚又收秦而復之幾瑟入鄭之日韓楚之縣已邑元作公不如令秦王賀伯嬰之立也韓絶於楚楚主幾瑟而今立嬰故絶韓其事秦必疾秦挾韓親魏齊楚後至者先亡此王業也

泠向謂韓咎史有公子咎有韓咎曰幾瑟亡在楚楚王懷欲復之甚今楚兵十餘萬在方城之外臣請令楚築萬家之都於雍氏之旁韓必起兵以禁之公必將矣公因以楚韓之兵奉幾瑟而內之幾瑟得入而德公必以韓楚奉公矣記十二年有

楚令景鯉入韓韓且內伯嬰於秦景鯉患之楚欲立幾瑟恐秦立嬰故泠向謂伯嬰曰太子謂伯嬰入秦秦必留太子而合楚以復幾瑟也是太子反棄之言危得立而棄之向益為鯉者彪謂太子

國之本也而紛紛不定君此韓有相其皆何事邪

楚圍雍氏此十二年五月韓令使者求救於秦冠蓋相望也秦師不下殽韓又令尚靳使秦謂秦王昭曰韓之於秦也居為隱蔽出為鴈行今韓已病矣秦師不下殽臣聞之脣揭者揭猶反其齒寒願大王之熟計之宣太后曰使者來者衆矣獨尚子之言是召尚子入宣太后謂尚子曰妾事先王日先王以其髀股也加妾之身妾困不支也盡置其身妾之上而妾弗重也何也以

其少有利焉今佐韓兵不衆糧不多則不足以救韓夫救韓之危日費千金獨不可使妾少有利焉尚靳歸書以書歸報韓王韓王遣張翠張翠稱病日行一縣張翠至甘茂曰韓急矣先王病而來張翠曰韓未急也且急矣甘茂曰秦重國智王也韓之緩急莫不知今先生言不急可乎張翠曰韓急則折而入於楚矣臣安敢來甘茂曰先生毋復言也甘茂入言秦王曰公仲柄得秦師柄猶恃故敢捍楚今雍氏圍而秦師不

下殽是無韓也公仲且抑首而不朝（抑首不朝意貌）公叔且以國南合於楚楚韓為一魏氏不敢不聽是楚以三國謀秦也如此則伐秦之形成矣不識坐而待伐孰與伐人之利秦王曰善果下師於殽以救韓（甘茂傳有茂入言下）

楚圍雍氏韓令冷向借救於秦秦為發使公孫昧入韓公仲曰子以秦為將救韓乎其不乎對曰秦王（昭）之言曰請道於南鄭（屬漢中）藍田以入攻楚出兵於三川

以待公殆不合軍於南鄭矣不與楚戰公仲曰奈何對曰秦王必祖張儀之故謀昔日所謀楚威王攻梁張儀謂秦王惠曰與楚攻梁魏折而入楚韓固其與也韓魏是之與秦孤也故不如出兵以劲魏陽為助魏實欲其與楚戰於是攻皮氏楚攻之魏氏劲威王怒楚與魏大戰秦取西河之外以歸惠王八年今也其將陽言救韓而陰善楚公恃秦而劲必輕與楚戰楚陰得秦之不用也不為韓用必易與公相支也公戰勝楚遂與公乘楚易三川而歸乘因取之也

公戰不勝楚塞三川而守之公不能救也臣甚惡其事司馬康秦人三反之郢矣甘茂與昭獻遇於境其言收璽璽軍符收之者欲止楚之攻韓其實猶有約也疑秦楚公約攻韓仲恐曰然則奈何對曰公必先韓而後秦先身而後張儀先巳所見後儀之故智言欲秦之救巳而不欲其勁韓也徐注欲以為儀在之日而云非也臣補以公不如亟以國合於齊楚秦必委國於公以解伐是公之所以外者儀而巳外猶後也此言不恃秦耳承上故言儀其實猶之不失秦也雖合齊楚圖國事耳秦無辭怨之記十二年有

或謂韓公仲曰夫孿子之相似者(孿一乳兩子)唯其母知之而已夫利害之相似者唯智者知之而已今公國其利害之相似正如孿子之相似也得其道為之則主尊而身安不得其道則主卑而身危今秦魏之和成(轉與二國和)而非公適兩束之(束猶約)則韓必謀矣(謀謂和不堅而復議之)若韓隨魏以善秦是為魏從也(從人而已非自約之)則韓輕主卑矣秦已善韓必將置其所愛信者令用事於韓以完之(全秦之事)是公危矣今公與安成君(韓人)為秦魏

之和成因為福不成亦為福秦魏之和成而公適兩東之是韓為秦魏之門戶也（喻兩國由之）是韓重而主尊矣安成君東重於魏而西重於秦操右契（左契待合而已右契可以責取）而為公責德於秦魏之王（公仲制和為德於秦今責其報）裂地而為諸侯公之事也（言當務此）若夫安韓魏而終身相公之下服（服猶事以侯國為上則相猶為下也）此主尊而身安矣秦魏不終相聽者也（後必相違）齊怒於不得魏必欲善韓以塞魏魏不聽秦必務善韓以備秦是公擇布而割也（布喻齊魏）

割翰制之秦魏和則兩國德公不和則兩國爭事公所謂成爲福不成亦爲福者也願公之無疑也

或謂公仲曰今有一舉而可以忠於主便於國利於身願公之行之也今天下散而事秦則韓最輕矣今天下合而離秦則韓最弱矣合離之相續則韓最先危矣此君國長民之大患也今公以韓先合於秦天下隨之是韓以天下事秦秦之德韓也厚矣韓與天下朝秦而獨厚取德焉公行之計之猶此是其於主也至

忠矣天下不合秦秦令而不聽秦必起兵以誅不服秦久與天下結怨御名難而兵不決韓息士民以待其舋舋鑄也公行之計是其於國也大便也昔者周佼以西周善於秦而封於梗陽太原榆次有梗陽鄉周啟以東周善於秦而封於平原今公以韓善秦韓之重於兩周也無先計而秦之爭機也在已之計無先於此在秦則為爭言欲之急機言不可失萬於周之時今公以韓為天下先合於秦秦必以公為諸侯以明示天下公行之計是其於身大利也願

公之加務也

釐王襄王子元年報王二十年丙寅

韓咎太子咎即釐王立為君而未定也幾瑟伯嬰難之其弟在周周欲立車百乘而送之恐韓咎入韓之不立也綦毋恢曰不如以百金從之韓咎立因以為戒所謂兵餽不立則曰來効賊也得立者以咎弟為賊

五國約而攻秦趙惠文十三年此十年楚王襄頃為從長不能傷秦兵罷而留於成臯魏順謂沛元作市下同丘君太公世家君其長也

曰五國罷必攻沛丘注沛丘為貝丘屬清河曰以償兵費君元作若資臣臣請為君止天下之攻沛丘沛丘君曰善因遣之魏順南見楚王曰王約五國而西伐秦不能傷秦天下且以是輕王而重秦故王何不卜交乎楚王曰奈何魏順曰天下罷必攻沛丘以償兵費王令之勿攻沛丘五國重王五當作四且聽王之言而不攻沛丘不重王且反王之言而攻沛丘然則王之輕重必明矣故楚王卜交而沛丘存

韓人攻宋（齊記閔三十八年書韓為齊攻今從史定為此十年）秦王（昭）大怒曰吾愛宋與新城陽晉同也韓珉與我交而攻我所甚愛何也蘇代（元作秦今從史）為韓說秦王曰韓珉之攻宋所以為王也以韓之強輔之以宋楚魏必恐恐必西面事秦王不折一兵不殺一人無事而割安邑此韓珉之所以禱於秦也（禱言以此求事秦）秦王曰吾固患韓之難知一從一橫此其說何也（韓難知而代說如此何也）對曰天下固令韓可知矣（言非獨代知之）韓固已攻宋矣其西事秦以萬乘

自輔萬乘秦也不西事秦則宋地不安矣難得宋地不能自安中國白頭游敖之士敖出游也皆積智欲離秦韓之交伏軾結靷靷駕牛具在胷者西馳者未有一人言善韓者也伏軾結靷東馳者未有一人言善秦者也皆不欲韓秦之合者何也則晉楚智而韓秦愚也晉楚合必伺韓秦伺亦圖也小韓秦合必圖晉楚請以決事秦王曰善齊記有韓言之字並作齊

或謂韓王曰秦王昭欲出事於梁而欲攻絳安邑韓計

將安出矣謂有函寒之憂秦之欲伐韓以東闚周室甚唯寐忘之今韓不察因欲與秦必為山東大禍矣秦之欲攻梁也欲得梁以臨韓恐梁之不聽也故欲痛之以固交也攻之深使之懲創不敢離秦王不察因欲中立不助秦亦不救魏梁必怒於韓之不與已必折為秦用韓必舉矣願王熟慮之也不如急發重使之趙梁約復為兄弟使山東皆以銳師戍韓梁之西邊非為此也山東無以救亡此萬世之計也秦之欲并天下而王之也不與古

同事之雖如子之事父猶將亡之也行雖如伯夷猶將亡之也行雖如桀紂猶將亡之也言志於亡之雖而已無擇也善事之無益也不可以為存適足以自令亟亡也然則山東非能從親合而相堅如一者必皆亡矣彪謂秦之大情此士陳之無餘蘊矣非蘇氏兄弟不能也說之著明如此而聽之者藐藐豈天亡之邪蓋漢運將興而秦為之鷸獺也

謂鄭王曰昭釐侯一世之明君也申不害一世之賢士也韓與魏敵侔之國也申不害與昭釐侯執圭而見

梁君非好卑而惡尊也非慮過而議失也申不害之計事曰我執珪於魏魏君必得志於韓必外靡於天下矣靡蔑視之是魏敝矣諸侯惡魏必事韓是我俛元作免於一人之下而信平於萬人之上也夫弱魏之兵而重韓之權莫如朝魏昭釐侯聽而行之明君也申不害慮事而言之忠臣也今之韓弱於始之韓而今之秦强於始之秦今秦有梁君之心矣而王與諸臣不事為尊秦不以尊秦為事以定韓者臣竊以為王之明為不

如昭釐侯而王之諸臣莫如申不害也昔者秦補穆公一勝於韓原晉記斃於原注晉韓原後志在馮翊夏陽而霸西州猶言西方晉文公一勝於城濮而定天子僖二十八年此皆以一勝立尊尊謂霸令成功名於天下令猶使今秦數世强矣大勝以十數小勝以百數大之不王小之不霸名尊無所立制令無所行諸侯不從其令然而春秋用兵者非以求主尊成王於天下也言志於尊王而已昔先王之攻有為名者有為實者為名者攻其心使之心服而已為實者攻其形

形在外者謂地與民昔者吳與越戰越人大敗保於會稽之上吳人入越而戶撫之徧至其家撫安之越王使大夫種行成於吳請男為臣女為妾身執禽禽鳥小贄也而隨諸御之吳執事者吳人果聽其辭與成而不盟此攻其心者也其後越與吳戰吳人大敗亦請男為臣女為妾反以越事吳之禮也越越人不聽也遂殘吳國而禽夫差此攻其形者也今將攻其心乎宜使如吳攻其形乎宜使如越夫攻形不如越而攻心不如吳而君臣上下

少長貴賤畢呼霸王臣竊以為猶之井中而謂曰我將為爾求火也東孟之會聶政陽堅（堅政之副猶秦武陽）刺相兼君許異（韓人）蹶列（元作哀下同）侯而殪之（蹶猶留侯躡漢王足蓋使之佯死）立以為鄭君韓氏之衆無不聽令者則許異為之先也是故列侯為君而許異終身相焉而韓氏之尊許異也猶其尊列侯也今日鄭君不可得而為也（為去音謂蹶之）雖終身相之焉然而吾弗為云者豈不為過謀哉（言無前日之難而可以久相而曰不為者過也）昔齊桓公九合諸侯未嘗

不以周襄王之命然則雖尊襄王桓公亦定霸矣九合諸侯之尊桓公也侯之與於合者猶其尊襄王也今日天子不可得而為也雖為桓公然而補此兩字吾弗為云者豈不為過謀而不知尊哉此欲其尊秦韓氏之士數十萬皆戴列侯以為君而許異獨取相焉者無它也諸侯之君無不任事於周室也而桓公獨取霸者亦無它也知所尊而已今強國將有帝王之豐謂秦而以國先者此桓公許異之類也豈可不謂善謀哉夫先與強國之

利彊國能王則我必為之霸彊國不能王則可以避其兵使之無伐我然則彊國事成則我立帝而霸（立言）彊國之事不成猶之厚德我也（彼為帝由我尊之）今與彊國彊國之事成則有福不成則無患然則先與彊（今謂韓）國者聖人之計也

韓陽役於三川（征伐之役）而欲歸足彊（韓人）為之說韓王曰三川服矣王亦知之乎役且共貴公子（役役人公子謂陽等輩貴言立之為君）王於是名諸公子役於三川者而歸之

秦大國也韓小國也韓甚疏秦而見親秦為秦所親韓補計之非金無以也金以事秦故賣美人美人之賈貴諸侯不能買故秦買之三千金韓因以其金事秦秦反得其金與韓之美人韓之美人因言於秦曰韓甚疏秦美人怨韓責之又知韓之情從是觀之韓之美人與金此兩者其疏秦乃始衍於字益明故客有說韓者曰不如止淫用淫侈也以是為金而事秦是金必行而韓之疏秦不明美人知內行者也謂國中隱事故善為計者不見內行見顯示之

張丑之合齊楚講於魏也謂韓公仲曰今公疾攻魏之鄆（元作運下同後志瑯邪東莞有鄆亭）魏急則必以地和於齊楚故公不如勿攻也魏緩則必戰（與齊楚戰）戰勝攻鄆而取之易矣（勝則兵敝又無齊楚之助韓可取鄆）戰不勝則魏且內之（內鄆於韓）公仲曰諾張丑因謂齊楚曰韓已與魏矣（與之講）以為不然則盍觀公仲之攻也公仲不攻（從丑之言）齊楚恐（恐韓魏合）因講於魏而不告韓

謂韓相國（公仲也）曰人之所以善扁鵲者為有臃腫也使

善扁鵲而無臃腫也則人莫之為之也無為善之今君以所事謂王善平原君者為惡於秦也以見惡於秦故而善之以支秦善平原君乃所以惡於秦也秦以平原難之故惡之而韓與之善故亦惡韓

願君之熟計之也

韓相公仲衍珉字下同使韓侈之秦請攻魏秦王昭說之韓侈在唐晉陽注詩唐國公仲死韓侈謂秦王曰魏之使者謂後相韓辰曰公必為魏罪韓侈韓辰曰不可秦王仕之又與約事言約攻魏使者曰秦之仕韓侈也以重公仲

也今公仲死韓侈之秦秦必弗入又奚爲挾之以恨

魏王（昭）乎韓辰患之將聽之矣今王不召韓侈韓侈

且伏於山中矣（懼罪）秦王曰何意寡人如是之權也（權猶變也始說侈而今不入是變也）令安伏（秦人）召韓侈而仕之

韓珉相齊令吏逐公疇豎（齊人）又（元作大）怒於周之留成陽君（君本在齊爲秦善之珉欲使之之秦過周周人留之故怒）謂韓珉曰公以二人者爲賢人也所入之國因用之乎則不如其處小國（謂周）何也成陽君爲秦去韓公疇豎楚王（頃襄）善之令公

因逐之二人者必入秦楚必為公患且明公之不善於天下明顯猶示二大國惡之天下不能善也天下之不善公者與欲有求於齊者且收之以臨齊而市公

謂山陽君韓人曰秦封君以山陽兖州郡齊封君以莒齊秦非重韓則賢君之行也今楚攻齊取莒上不交齊次弗納於君弗使入莒是棘齊秦之威而輕韓也棘猶難也楚攻齊而不内秦之所封山陽又韓人故云山陽君因使之楚解齊攻也

趙魏攻華陽韓謁急於秦以急告也冠蓋相望秦不救韓相

國也辰謂田苓曰事急願公雖疾為一宿之行田苓見穰侯穰侯曰韓急乎何故使公來田苓對曰未急也穰侯怒曰是何以為公之主使乎公猶國也言其不任冠蓋相望告敝邑甚急公言未急何也田苓曰使韓急則將變矣穰侯曰公無見王矣臣請令發兵救韓八日中大敗趙魏於華陽之下記二十三年有

韓氏逐向晉於周晉周人周逐之使周使成恢為之謂魏王安釐曰周必寛而反之反謂還王何不為之先言是王有向

晉於周也（有言得其用）魏王曰諾成恢因爲謂韓王曰逐向晉者韓也而還之者魏也豈如道韓反之哉（道猶由）是魏有向晉於周而韓王失之也（不反之則然）韓王曰善亦因請復之

張登（中山人見其策）謂費緤（韓人）曰請令公子牟謂韓王曰費緤西周讎之東周寳之此其家萬金王何不召之以爲三川之守是緤以三川與西周戒也（三川近西西讎之故緤有戒心）必盡其家以事王西周惡之必効先王之器以止王

止韓勿使為守韓王必為之此下登言其効也西周聞之必解子之罪以止子之事守三川非䌖之欲登云云解其罪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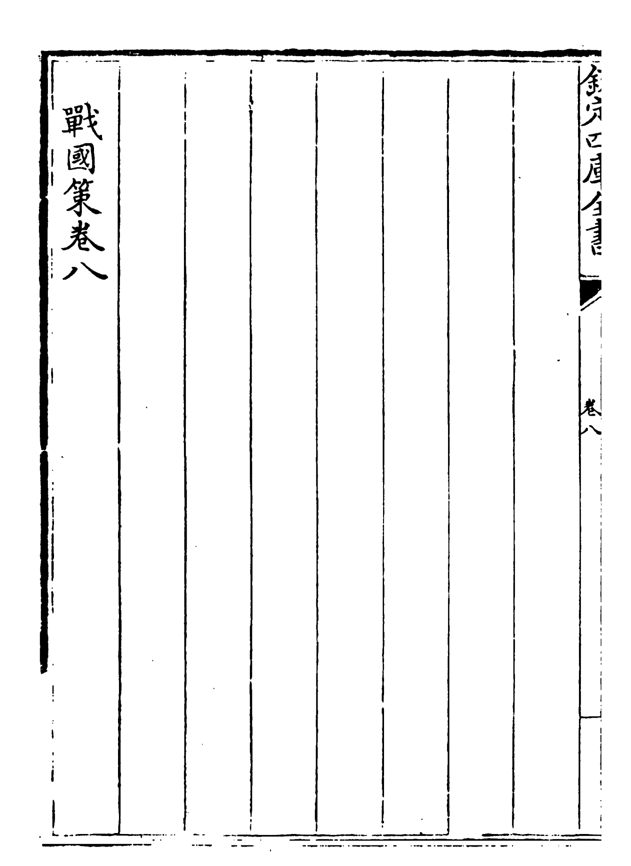
魏王安釐為九重之盟九重謂王城欲城之先盟其衆且復天子報四十二年馬犯請梁城周有復之之語正此二十三年復復其尊房喜韓人謂韓王曰勿聽之也大國惡有天子而小國利之王與大國弗聽此言韓亦大國魏安能與小國立之

桓惠王釐王子元年王十三年己丑報

建信君趙人輕韓熙趙敖為謂建信君元作侯曰國形有之

而存無之而亡者魏也趙魏為鄰故其勢如此不可無而從者韓也欲為從必得韓今君之輕韓熙者交善楚魏也此為從者說也從宜善韓而善此二國者非也秦見君之交反善於楚魏也其收韓必重矣秦之志常反諸國從則韓輕從必得韓而反輕者國小不得主從橫則韓重最近秦故則無從輕矣韓以為輕秦出兵於三川則南圍鄢蔡邵之道不通矣謂潁川鄢陵汝南二蔡邵陵魏急上三邑皆近魏其救趙必緩矣秦舉兵破邯鄲趙必亡矣故君收韓可以無疊

凡六十章



戰國策卷八

戰國策卷九

宋　鮑彪　注

燕 東有漁陽右北平遼西遼東西有上谷代郡鴈門南得涿郡之易容城范陽北有新城故安涿縣良鄉新昌及渤海之西而樂浪玄菟亦屬焉

文公 桓公子元年顯王八年庚申

奉陽君 衍李兌二字 甚不取於蘇秦 傳亦云 蘇秦在燕李兌因為蘇秦謂奉陽君曰齊燕離則趙重齊燕合則趙輕

令君之齊（謂以燕合齊）非趙之利也臣竊為君不取也奉陽君曰何吾合燕於齊（問何以言然）對曰夫制於燕者蘇子也（言其制燕）而燕弱國也東不如齊西不如趙豈能東無齊西無趙哉而君甚不善蘇秦蘇秦能抱弱燕而孤於天下哉是驅燕而使合於齊也且燕亡國之餘也（惠公六年大夫誅其姬而惠公奔齊齊晉入之至而卒）其以權立（權謂外以與貴也）以重外以事貴（並謂齊晉）故為君計善蘇秦則取之（取言與之交）不善亦取之以疑燕齊（齊不善蘇子蘇子在燕而趙人取之則齊疑燕合趙而外

已齊疑燕燕亦不能信齊矣燕齊疑則趙重矣齊王宣疑蘇秦則君多資疑其合燕於趙奉陽君曰善乃使使與蘇秦結交

蘇秦將為從此二十八年北說燕文侯曰燕東有朝鮮屬樂浪遼東并州郡北有林胡樓煩西有雲中九原屬五原南有呼沱易水出涿故安地方二千里帶甲數十萬車七百乘騎六千匹粟支十年南有碣石鴈門之饒并州郡北有棗粟之利民雖不田作棗粟之實足食於民矣此所謂天府也夫安樂無事不見覆軍殺將之憂無過燕

矣大王知其所以然乎夫燕之所以不犯寇被兵者以趙之為蔽於其南也秦趙五戰秦再勝而趙三勝秦趙相敝而王以全燕制其後此燕之所以不犯難也且夫秦之攻燕也踰雲中九原過代上谷彌地踵道彌猶亘踵猶係數千里雖得燕城秦計固不能守也秦之不能害燕亦明矣今趙之攻燕也發號出令不至十日而數十萬之衆軍於東垣矣垣謂城度呼沲涉易水不至四五日而距國都矣故曰秦之攻燕也戰於千

里之外趙之攻燕也戰於百里之內夫不憂百里之患而重千里之外計無過於此者是故願大王與趙從親天下為一則國必無患矣燕王曰寡人國小西迫强秦促近齊趙齊趙强國今主君幸教詔之合從以安燕敬以國從於是齎蘇秦車馬金帛以至趙傳在說諸國之初

權之難與齊戰也燕再戰不勝趙弗救噲子子噲文公孫謂文公曰不如以地請合於齊趙必救我若不吾救不得不

事燕齊合則趙輕雖不救我後必事我文公曰善令郭任以地謂講於齊趙聞之遂出兵救燕齊策此役言及魏冉知為文公末年

易王文公子元年顯王三十七年己丑

燕文公時秦惠王以其女為燕太子婦文二十年文公卒易王立齊宣王因燕喪攻之取十城武安君蘇秦為燕說齊王再拜而賀因仰而弔齊王按戈而却曰却秦使退此一何慶弔相隨之速也對曰人之飢所以不食烏喙者本草烏頭一名云以為雖偷充腹而與死同患也今燕

雖弱小強秦之少壻也王利其十城而深與強秦為仇令使弱燕為鴈行而強秦制其後以招天下之精兵此言秦兵為天下精此食烏喙之類也齊王曰然則奈何乎對曰聖人之制事也轉禍而為福因敗而為功故桓公負婦人而名益尊齊桓也好內而霸韓獻開罪而交愈固宣十二年楚伐鄭許之平晉救之荀桓子欲還彘子不可韓獻子謂桓子彘子以偏師陷子罪大矣不如進也戰于邲晉敗績成十三年獻子將下軍孟獻子曰晉帥乗和必有大功十六年戰于鄢陵楚敗績此皆轉禍而為福因敗而為功者也王能聽臣莫如

歸燕之十城卑辭以謝秦秦知王以已之故歸燕城也秦必得王燕無故而得十城燕亦德王是棄強仇而立厚交也且夫燕秦之俱事齊則大王號令天下皆從是王以虛辭附秦而以十城取天下也此霸王之業（衍矣字）所謂轉禍為福因敗成功者也齊王大說乃歸燕城以金千斤謝其後頓首塗中（塗泥也自卑之甚）願為兄弟而請罪於秦（傳有）

人有惡蘇秦於燕王者曰武安君天下不信人也王以

萬乘下之尊之於廷示天下與小人羣也武安君從齊來而燕王不館也謂燕王曰臣東周之鄙人也見足下（初見時）身無咫尺之功而足下迎臣於郊顯臣於廷今臣為足下使利得十城功存危燕足下不聽臣者人必有言臣不信傷臣於王者且臣之不信是足下之福也使臣信如尾生廉如伯夷孝如曾參三者天下之高行也而以事足下可乎燕王曰可曰有此臣亦不事足下矣（衍蘇秦曰三字）且夫孝如曾參義不離親

一夕宿於外足下安得使之之齊廉如伯夷不取素餐詩注素空也汙武王之義而不臣辟孤竹之君爾雅孤竹四荒中北國漢屬遼西令支餓而死於首陽之山伯夷傳注在蒲坂華山之北河曲之中廉如此者何肯步行數千里而事弱燕之危主乎信如尾生期而不來傳言與女子期抱梁柱而死信至如此何肯揚燕秦之威於齊而取大功乎哉且夫信行者所以自為也非所以為人也皆自覆之術覆猶芘護也自護其名非進取之道也且夫三王代興五霸迭盛皆不自

覆也君以自覆為可乎則齊不益於營丘即北海營陵太公所封足下不踰衍字楚境不窺於邊城之外且臣有老母於周離老母而事足下去自覆之術而謀進取之道臣之趣固不與足下合者足下皆自覆之君也僕者進取之臣也所謂以忠信得罪於君者也燕王曰夫忠信又何罪之有也對曰足下不知也臣鄰家有遠為吏者其妻私人其夫且歸其私之者憂之其妻曰公勿憂也吾已為藥酒以待之矣後二日夫至妻使

妾奉巵酒進之妾知其為藥酒也進之則殺主父言之則逐主母乃陽僵棄酒主父大怒而笞之笞擊也妾之棄酒上以活主父下以存主母也忠至如此然不免於笞此以忠信得罪者也臣之事適不幸而有類妾之棄酒也且臣之事足下亢義益國亢高極也言高其義今乃得罪臣恐天下後事足下者莫敢自必也且臣之說齊曾不欺之也使之說齊者莫如臣之言也雖堯舜之智不敢取也言無成功者雖聖智不足取也按秦傳而畧

王噲 易王子元年慎靚王元年辛丑

蘇秦死其弟蘇代欲繼之乃北見燕王噲曰臣東周之鄙人也竊聞王義甚高甚順鄙人不敏竊釋鉏耨而干大王至於邯鄲所聞於邯鄲者又高於所聞東周臣竊負其志乃至燕廷觀王之羣臣下吏大王天下之明主也觀其臣知其主王曰子之所謂天下之明主者何如者也對曰臣聞之明主者務聞其過不欲聞其善臣請謁王之過夫齊趙者王之仇讎也楚魏者王之

援國也今王奉仇讎以伐援國非所以利燕也王自慮此則計過無以諫者非忠臣也王曰寡人之於齊趙也非所敢欲伐也言雖知其讎以其強故奉之不敢伐曰夫無謀人之心而令人疑之殆有謀人之心而令人知之拙謀未發而聞於外則危今臣聞王居處不安食飲不甘思念報齊因喪見伐之怨身自削甲札札牒也甲之革緣如之妻自組甲絣絣綿也治之為組以穿札曰有大數矣有之乎王曰子聞之寡人不敢隱也我有深怨積怒於齊而欲報之二年

矣（自即位至是）齊者我讎國也故寡人之所欲報也直患國敝力不足矣子能以燕報齊寡人奉國而委之於子矣對曰凡天下之戰國七而燕處弱焉獨戰則不能有所附則無不重南附楚則楚重西附秦則秦重中附韓魏則韓魏重且苟所附之國重此必使王重矣今夫齊王（閔）長主也而自用也（不如燕之附人）南攻楚五年稸積散（稸亦積）西困秦三年（為秦所困）民憔悴士罷敝（罷音疲）北與燕戰覆三軍獲二將（史並不書）而又以其餘兵南

面西舉五千乘之勁宋舉宋在齊閔二十八年燕昭二十六年此時未舉也而下十一章亦言齊以宋地封涇陽蓋宋策齊宣也所拔五城而包十二諸侯此其君之欲得也得其欲其民力竭也安猶取哉言齊不可復攻取且臣聞之數戰則民勞久師則兵敝師燕不戰言之王曰吾聞齊有清濟濁河可以為固有長城鉅防足以為塞誠有之乎對曰天時不與雖有清濟濁河何足以為固民力窮敝雖有長城鉅防何足以為塞且異日也濟西不役不役者養兵以備敵所以備趙也河北不師所以備燕

也今濟西河北盡以役矣封內敝矣夫驕主必不好計而亡國之臣貪於財王誠能毋愛寵子毋弟以為質寶珠玉帛以事其左右彼且德燕而輕亡宋輕者易為之然則前言舉未亡也則齊可亡已王曰吾終以子補受命於天矣曰內寇不與寇猶亂與猶和外敵不可拒言不能制內則不可以拒外王自治其外謂謀敵齊臣自報其內謂亂於內此乃亡之之勢勢也彪謂燕昭之舉實自代發之

蘇代為燕說齊未見齊王閔先說淳于髡曰人有賣駿

馬者比三旦比猶連立市人莫之知往見伯樂曰臣有駿馬欲賣之比三旦立於市人莫與言子還而視之去而顧之顧反視臣請獻一朝之費元作賈伯樂乃還而視之去而顧之一旦而馬價十倍今臣字衍之欲以駿馬見於王馬自諭也莫為臣先後者為之助也足下有意為臣伯樂乎臣請獻白璧一雙黄金千鎰以為馬食自喻為馬則此所獻馬之食也淳于髡曰謹聞命矣入言之王而見之齊王大説蘇子

陳翠合齊燕將令燕王之弟為質於齊代傳說王噲已乃使一子質齊

燕王許諾太后聞之大怒曰陳公不能為人之國亦則已矣焉有離人子母者老婦欲得志焉以殺辱之為快陳翠欲見太后王曰太后方怒子子其待之陳翠曰無害也遂入見太后曰何臞也臞少肉太后曰賴得先王鴈鶩之餘食不宜臞臞者憂公子之且為質於齊也陳翠曰人主之愛子也不如布衣之甚也非徒不愛子也又不愛丈夫子獨甚太后曰何也對曰太后

嫁女諸侯奉以千金齎地百里以為人之終也嫁則女之事畢矣封亦公子之終也令王顧封公子百官持職持猶守也封無功者爭之職也羣臣劾忠曰公子無功不當封令王之以公子為質也且以為公子功也而太后弗聽臣是以知人主之不愛丈夫子獨甚也且太后與王幸而在故公子貴太后千秋之後王棄國家而太子即位公子賤於布衣故非及太后與王封公子則公子終身不封矣太后曰老婦不知長者之計乃命公子束車制衣為

行具

或獻書燕王燕王而不能自恃弱國必得援不惡卑名以事强事强可以令國安長久萬世之善計也補以事强而不可以為萬世則不如合弱將奈何合弱而不能如一以不一為無如之何此臣之所以為山東苦也比目之魚爾雅東方有比目魚不比不行謂之鰈不相得則不能行故古人稱之以其合兩而如一也今山東合弱而不能如一是山東之智不如魚也又譬如車士之引車也三人不能

行索二人五人而車因行矣今山東三國弱益魏韓趙也而不能敵秦索二國因能勝秦矣然而山東不知相索者智故不如車士矣胡與越人言語不相知志意不相通同舟而凌波至其相救助如一也今山東之相與也如同舟而濟秦之兵至不能相救助如一智又不如胡越之人矣三物者物猶事人之所能為也山東主遂不悟此臣之所為山東苦也願大王之熟慮之也山東相合之主者不惡補甲名之國者可長存

言山東欲存唯不羞自卑者可也之卒者之猶其也卒猝同出士以戍韓梁之西邊此燕之上計也不急為此國必危矣王必大憂今韓梁趙三國已合矣秦見三晉之堅也必南伐楚趙見秦之伐楚也必攻燕物固有勢異而患同者秦之伐韓故中山亡秦不暇救故趙亡之今秦之伐楚燕必亡趙亡之臣竊為王計不如以兵南合三晉約戍韓梁之西邊山東不能堅為此此必皆亡燕果以兵南合三晉也此三年與楚三晉攻秦彪謂此三物喻從之精者也故雖子噲庸主亦能感動惜乎言猶在耳

而諸侯之心已變矣此豈非天亡之哉

燕王噲既立蘇秦死於齊蘇秦之在燕也與其相子之為婚而蘇代與子之交及蘇秦死而齊閔（元作宣下同）王復用蘇代燕噲三年與楚三晉攻秦不勝而還子之相燕貴重主斷蘇代為齊使於燕燕王問之曰齊（宣衍字）王何如對曰必不霸燕王曰何也對曰不信其臣蘇代欲以激燕王以厚任子之也於是燕王大信子之子之因遺蘇代百金聽其所使鹿毛壽（鹿蓋鉅鹿壽之所居）

謂燕王曰不如以國讓子之人謂堯賢者以其讓天下於許由由必不受有讓天下之名實不失天下今王以國讓相子之子之必不敢受是王與堯同行也燕王因舉國屬子之（屬猶付與）子之大重或曰禹授益而以啓人為吏（以啓臣為益吏）及老而以啓為不足任天下傳之益也啓與友黨攻益而奪之天下是禹名傳天下於益也其實令啓自取之今王言屬國子之而吏無非太子人者是名屬子之而太子用事王因收印自

三百石吏而効之子之子之南面行王事而噲老以老不聽政顧為臣國事皆決子之子之三年燕國大亂百姓恫怨將軍市被太子平謀將攻子之儲子見齊閔王因而仆之破燕必矣王因令人謂太子平曰寡人聞太子之義將廢私而立公飭君臣之義正父子之位寡人之國小不足先後雖然則唯太子所以令之太子因數黨聚衆將軍市被圍公宮攻子之不克將軍市被及百姓乃反攻太子平將

軍市被死以殉國構難數月死者數萬衆燕人恫怨百姓離意孟軻謂齊閔王曰今伐燕此文武之時不可失也王因令章子將五都之兵以因北地之衆以伐燕士卒不戰城門不閉燕王噲死齊大勝燕子之亡二年而燕人立太子平是為燕昭王

元作恐

都大邑

齊之北近燕

元作公

記三年有彪謂王噲七國之愚主也惑蘇代之淺說貪堯之名惡禹之實自令身死國破蓋無足算齊閔所以請太子者近於興滅繼絶矣而天下不以其言信其心蓋名實者天下之公器也豈可以虛稱矯舉而得哉故齊閔之勝適足以動天下之兵而速臨菑之敗也

初蘇秦弟厲因燕質子而求見齊王閔齊王怨蘇秦秦為燕謀齊故欲囚厲燕質子為謝乃已遂委質為臣燕相子之與蘇代婚而欲得燕權乃使蘇代侍元作持質子於齊齊使代報燕燕王噲問曰齊王其霸乎曰不能曰何也曰不信其臣於是燕王專任子之已而讓位燕大亂齊伐燕殺王噲子之燕立昭王而蘇代厲遂不敢入燕皆終歸齊齊善待之蘇代過魏魏為燕執代齊使人謂魏王哀曰齊請以宋封涇陽君秦不受秦

非不利有齊而得宋地也不信齊王與蘇子也今齊魏不和如此其甚則齊不欺秦秦所以不信齊疑其合魏也秦信齊齊秦合涇陽有宋地非魏之利也故王不如東蘇子使歸齊秦必疑而不信蘇子矣疑其合齊魏齊秦不合天下無變五國無秦之兵伐齊之形成矣時齊魏相惡故云於是出蘇代代補之宋宋善待之

昭王噲子元年赧王四年庚戌

張儀為秦破從連横謂燕王曰大王之所親莫如趙昔

趙主（元作王襄子也）以其姊為代王妻欲并代約與代王遇於句注之塞乃令工人作為金斗長其尾令之可以擊人與代王飲而陰告厨人曰即酒酣樂進熱歠（歠飲也）即因反斗擊之於是酒酣樂進取熱歠厨人進斟羮（斟注也）因反斗而擊代王殺之王腦塗地（塗猶汚）其姊聞之摩笄以自刺也（笄簪也）故至今有摩笄之山天下莫不聞夫趙王（武靈）之狼戾無親（暴戾如狼）大王之所明見知也且以趙王為可親邪趙興兵而攻燕再圍燕都而

刼大王趙燕記皆不書太王割十城乃却以謝趙王巳入朝

黽池効河間以事秦令大王不事秦秦下甲雲中九

原驅趙而攻燕則易水長城濟北盧注云東至海蓋亦距燕云非王

之有也且今時趙之於秦猶郡縣也不敢妄興師以

征伐令大王事秦秦王昭必喜而趙不敢妄動矣是

西有强秦之援而南無齊趙之患是故願大王之熟

計之也燕王曰寡人蠻夷僻處雖大男子裁如嬰兒

言不足以求正謀不足以決事今上客幸而教之請

奉社稷西面而事秦獻常山之尾五城傳有在楚韓齊趙後彪謂燕昭賢智主也非儀此說能震動且人之性稟有父子不相肖者自襄至武靈七八傳矣而欲以其狼戾無親例之人豈信之哉然而燕之聽之也畢畢甚蓋拊摩新附之民勢未可以有事又諸國從之者衆故為卑辭以紓其國是儀之橫有天幸也加之數年收集繕治有其緒則若云者固昭王之所唾而棄者史言蘇代復重燕燕使約從如初此昭王之素所蓄積也

宮他為燕使魏魏不聽留之數月客謂魏王哀曰不聽燕使何也曰以其亂也對曰湯之伐桀欲其亂也故大亂者可得其地小亂者可得其寶今燕客之言曰

客他即事苟可聽雖盡寶地猶為之也王何為不見魏王說因見燕客而遣之^{彪謂是客也以鄰國為壑者也彼惡知所謂天下為度者乎}

燕昭王收破燕後即位卑身厚幣以招賢者欲將報讎故往見郭隗先生曰齊因孤國之亂而襲破燕孤極知燕小力不足以報然賢士與共國以雪先王之恥孤之願也^{記有此丈}敢問以國報讎者奈何郭隗先生對曰帝者以師處王者與友處霸者與臣處亡國與役

處役僕役詘指而事之屈指也北面而受學則百已者至先趨而後息先彼而趨後之而息先問而後嘿則什已者至人趨則若己者至馮几據杖馮據也眄視指使則厮役之人至若恣睢奮擊睢仰目呴籍叱咄呴呵籍踐也當從足隼韻咄呵也則徒隸之人至矣此古服道致士之法也服猶事事有道者王誠博選國中之賢者而朝其門下天下聞王朝其賢臣天下之士必趨於燕矣昭王曰寡人將誰朝而可郭隗先生曰臣聞古之君人有以千金求千里馬

者三年不能得涓人謁者也言於君曰請求之君遣之三月得千里馬馬已死買其首五百金反以報君君大怒曰所求者生馬安事死馬而捐五百金涓人對曰死者且買之五百金況生馬乎天下必以王為能市馬馬今至矣於是不能期年千里之馬至者三記無之令王誠欲致士先從隗始隗且見事況賢於隗者乎豈遠千里哉於是昭王為隗築宮而師之樂毅自魏往鄒衍自齊往劇辛自趙往士爭湊燕燕王弔死

問生與百姓同其甘苦二十八年國殷富士卒樂佚輕戰於是遂以樂毅為上將軍與秦楚三晉合謀以伐齊齊兵敗閔王出走於外燕兵獨追北入至臨淄盡取齊寶燒其宮室宗廟齊城之不下者唯獨莒即墨

臣記同彪謂燕昭郭隗皆三代人也欲為國雪恥君臣問對無他言專欲得賢士而事之此無愧唯人之誼也欲無與得乎哉臣役之對天下之格言市馬之喻萬世之美談太史公獨何為削之亦異於孔氏刪修之法矣

客謂燕王曰齊南破楚西屈秦用韓魏之兵燕趙之衆

猶鞭筴也御諸國如馬使齊北面伐燕即雖五燕弗能當王何不陰出使密遣使者散游士頓齊兵頓勞之也敝其衆使世世無患燕王曰假寡人五年寡人得其志矣蘇子曰請假王十年燕王說奉蘇子車十五乘南使於齊謂齊王閔曰齊南破楚西屈秦用韓魏之兵燕趙之衆猶鞭筴也臣聞當世之舉王興起之王必誅暴正亂舉無道五旬舉之之舉攻不義今宋王偃君射天笞地鑄諸侯之象使侍屛匽屛廁也當作屛匽霤廁展其臂彈其鼻此天下

之無道不義而王不伐王名終不成且夫宋中國膏腴之地鄰民之所處也（齊民鄰宋者處之）與其得百里於燕不如得十里於宋伐之名則義實則利王何為弗為齊王曰善遂興兵伐宋三覆宋宋遂舉燕王聞之絶交於齊率天下之兵以伐齊大戰一小戰再頓齊國成其名故曰因其強而強之乃可折也因其廣而廣之乃可缺也（彪謂聽言亦難矣蘇子所以告齊王天下之正誼也齊用之不旋踵而招天下之兵故有事於天下者不可以人之言求諸己而已己無罪而後可以誅人之罪己無釁而後可以乘人

之讐

齊伐宋此二十七年宋急蘇代乃遺燕昭王書曰夫列在萬乘而寄質於齊寄猶委也一說如質子寄寓名卑而權輕奉元作秦齊助之伐宋民勞而實費破宋殘楚淮北楚之淮北宋鄰也宋破則此地殘肥大齊肥亦大也讎强而國弱也此三者皆國之大敗也而足下行之將欲以除害取信於齊也宋者齊之害而齊未加信於足下而忌燕也愈甚矣然則足下之事齊也失所為矣夫民勞而實費又無尺寸之功

破宋肥讎而世負其禍矣負猶荷足下以宋加淮北强萬乘之國也宋五千乘見王又加之淮北則萬乘而强而齊并之是益一齊也北夷齊之北國方七百里加之以魯衛言齊因舉宋且并此數國此所謂强萬乘之國也而齊并之是益二齊也夫一齊之强而燕猶不能支也今乃以三齊臨燕其禍必大矣雖然臣聞智者之舉事也轉禍而為福因敗而成功者也齊人紫敗素也敗猶惡也素白繒染為紫而賈十倍越王勾踐棲於會稽而後殘吴霸天下此皆轉禍而為

福因敗而為功者也今王若欲轉禍而為福因敗而為功乎則莫如遥霸齊而厚尊之使之盟於周室背秦而受使齊主盟盡焚天下之秦符約曰夫上計破秦其次長賓客秦秦擯賓客以待破擯如擯長之擯秦擯賓客本欲并天下而反見破故必患秦王昭必患之秦五世以結諸侯今為齊下秦王之志苟得窮齊不憚以一國都為功將割以賂與國然而王何不使布衣之人以窮齊之説説秦謂秦王曰燕趙破宋肥齊尊齊而為之下者燕趙非利之也弗利而

勢為之者何也以不信秦王也今王何不使可以信者接收燕趙令涇陽君若高陵君二君秦所重先於燕趙秦有變謂背二國因以為質則燕趙信秦矣秦為西帝趙為中帝燕為北帝立為三帝而令諸侯韓魏不聽則秦伐之齊不聽則燕趙伐之天下孰敢不聽天下服聽因驅韓魏以攻齊曰必反宋地而歸楚之淮北夫反宋地而歸楚之淮北燕趙之所同利也並立三帝燕趙之所同願也夫實得所利名得所願則燕

趙之棄齊也猶釋敝躧華履也當作蹝今王之不收燕趙則齊霸必成矣諸侯戴齊而王獨弗從也是國伐也秦受齊伐諸侯戴齊而王從之是名卑也王不收燕趙名卑而國危王收燕趙名尊而國寧夫去尊寧而就卑危智者不為也秦王聞若說也必如刺心言其切己然則王何不務使智士以若此言說秦秦伐齊必矣夫取秦上交也伐齊正利也尊上交務正利聖王之事也燕昭王善其書曰先人嘗有德蘇氏資秦合從子之之亂而

蘇氏去燕燕欲報讎仇於齊非蘇氏莫可乃召蘇氏王噲策言魏出之之宋宋善待之令在宋也復善待之與謀伐齊竟破齊閔王出走代傳有

蘇代謂燕昭王曰今有人於此孝如曾參孝已信如尾生高廉如鮑焦史鰌衛卿子魚兼此三行以事王奚如王曰如是足矣對曰足下以為足則臣不事足下矣臣且處無為之事歸耕乎周之上地耕而食之織而衣之王曰何故也對曰孝如曾參孝已則不過養其親

耳信如尾生高則不過不欺人耳廉如鮑焦史鰌則不過不竊人之財耳今臣為進取者也臣以為廉不與身俱達不苟取故多窮義不與生俱立仁義者自完之道也非進取之術也王曰自憂不足乎憂亦完也不完則憂故曰完又曰憂對曰以自憂為足則秦不出殽塞齊不出營丘楚不出疏章地缺三王代位五霸改政皆以不自憂故也若自憂而足則臣亦周之負籠耳籠竹器何為煩大王之廷耶煩浼也昔者楚取章武屬渤海諸侯北面而朝秦

取西山諸侯西面而朝曩者使燕毋去周室之上去猶失也上上地燕蓋嘗攻得而不取也則諸侯不為別馬而朝矣言同軌而朝燕與朝秦楚同臣聞之善為事者先量其國之大小而揆其兵之強弱揆度也故功可成而名可立也不能為事者不先量其國之大小不揆其兵之強弱故功不可成而名不可立也今主有東嚮伐齊之心而愚臣知之王曰子何以知之對曰矜戟砥劍矜矛柄戟蓋為矜施戟砥柔石所以礪也登丘東嚮而歎是以愚臣知之今夫烏獲舉千鈞

之重行年八十而求扶持故齊雖强國也西勞於宋南罷於楚則齊軍可敗而河間可取燕王曰善吾請拜子為上卿奉子車百乘子以此為寡人東游於齊何如對曰足下以愛之故與何不與愛子與諸舅叔父負床之孫不得而乃以與無能之臣何也王之論臣何如人哉今臣之所以事足下者忠信也恐以忠信之故見罪於左右王曰安有為人臣盡其力竭其能而得罪者乎對曰

為燕間齊

負言背倚床立未能行也

此屬皆不得不處與車

臣請為王譬昔周之上地嘗有之其丈夫官三年不歸其妻愛人其所愛者曰子之丈夫來則且奈何乎其妻曰勿憂也吾已為藥酒而待其來矣已而其丈夫果來於是因令其妾酌藥酒而進之其妾知之半道而立慮曰吾以此飲吾主父則殺吾主父以此事告吾主父則逐吾主母與殺吾主補父逐吾主母者寧佯躓而覆之躓踣也於是因佯僵而仆之其妻曰為子之遠行來之故為美酒今妾奉而仆之其丈夫不

知縛其妾而笞之故妾所以笞者忠信也今臣為足
下使於齊恐忠信不諭於左右也臣聞之曰萬乘之
主不制於人臣十乘之家不制於衆人匹夫徒步之
士不制於妻妾而又況於當時之賢主乎臣請行矣
願足下之無制於羣臣也
燕王謂蘇代曰寡人甚不喜訑者言也州謂欺曰訑蘇代對
曰周地賤媒為其兩譽也之男家曰女美之女家曰
男然而周之俗不自為取妻且夫處女無媒老且不

嫁舍媒而自衒敝而不售敝猶敗無成事也順而無敗售而不敝者唯媒而已矣且事非權不立非勢不成夫使人坐受成事者唯訑者耳王曰善矣彪謂訑亦吾所惡而實不可廢古者使功使過使智使愚蓋用人可也處己則否

蘇代謂元作為奉陽君此亦其後襲稱說燕於趙以伐齊奉陽君不聽乃入齊代入惡趙令齊絶於趙齊已絶於趙因之燕謂昭王曰韓為謂臣曰人告奉陽君曰使齊不信趙者蘇子也令齊王閔召蜀子齊將使不伐宋者補蘇

子也與齊王謀遁取秦以謀趙者遁逃去也言避秦兵取言與之合

蘇子也令齊守趙之質子以甲者又蘇子也請告子

以請齊告子名不害代請之使為己請齊果以守趙之質子以甲果者

必欲告子如是吾必守子以甲言告子不聽則然其言惡矣雖然王

勿患也人所告奉陽之言於代為惡燕王善代必患之故代告王以無患為其亂齊趙所以利燕

臣故知入齊之有趙累也言趙惡代出為之以成所欲出者

奮不顧也言知其有累而奮為之欲謂利燕臣死而齊大惡於趙臣猶生

也令齊趙絶可大紛已紛亂也持臣非張孟談也持猶使

使臣也如張孟談也齊趙必有為智伯者矣奉陽君告朱讙與趙足曰（代稱奉陽之言然二皆趙人）齊王使公玉曰（齊人姓名）命說（奉陽名）曰必不反韓珉今召之矣（言故反前下類此）必不任蘇子以事今封而相之必（元作令）不合燕今以燕為上交吾所恃者順也（公玉父名）今其言變有甚於其父順始與蘇子為讎見之如（元作知）無厲今賢之兩之（兩謂封與相）已矣吾無齊矣（並述奉陽之言）奉陽君之怒甚矣（此代自言）如齊王（衍王字）之不信趙而小人奉陽君也（侍之為小人）因

是而倍之音背言燕宜然不以今時大紛之解而復合則後不可奈何也故齊趙之合苟可循也循言順燕死不足以為臣患代本以二國之合必不順燕今乃合而順之故有死逃之罪逃不足以為恥為諸侯不足以為臣辱被髮自漆為厲不足以為臣辱然而臣有患也臣死而齊趙不循惡交分於臣也燕以二國可因而代不欲則三國皆惡代矣然二國卒不可因則代之惡皆有所分交猶皆而後相効交後人見其不可因而効己是臣之患也患其後侍若臣死而必相攻也齊趙相攻臣必勉之而求死焉堯舜之賢而死

禹湯之智而死孟賁之勇而死烏獲之力而死生之物固有不死者乎在必然之物死者人之必然以成所欲王何疑焉臣以不若逃而去之詐以罪逃去臣以韓魏循自齊言逃燕則自韓魏順行至齊而為之取秦言勁齊以怒趙深結趙以勸之此勁趙以怒齊也結亦以韓魏趙自燕結之勤猶厚如是則近於相攻也臣雖為之不補累燕奉陽君告朱讙曰亦代稱之蘇子怒於燕王之不以吾故以用也吾指奉陽弗子相子謂讙又不子卿也殆無燕矣其疑至於此燕王善代而奉陽謂其怒燕者疑也故臣雖

為之不累燕疑代怒燕故代雖為燕紛二國二國不怨燕也又不欲王欲猶須也

言其自相攻不須燕伊尹再逃桀而之湯果與鳴條之戰而以湯為天子伍子胥逃楚而之吳果與柏元作伯舉之戰而報其父之讎令臣逃而紛齊趙始可著於春秋且舉大事孰不逃桓公之難管仲逃於魯陽貨之難孔子逃於衛定八年陽貨作難十二年孔子乃適衛不如此所云張儀逃於楚傳不書白圭逃於秦未詳望諸相中山也此與樂毅同號使趙趙劫之求地望諸攻關而出外孫之難未詳薛公釋戴不乘車也

逃出於閭齊緡二十五年田文入秦秦因欲殺之因秦幸姬得出馳去變姓名出關三晉稱以為好補士太史公曰好客自喜故舉大事逃不足以為辱矣卒絶齊於趙趙合於燕以攻齊敗之

燕昭王且與天下伐齊而有齊人仕於燕者昭王召而謂之曰寡人且與天下伐齊旦暮出令矣子必爭之爭之而不聽子因去而之齊寡人有時復合預言不勝與齊合且以因子而事齊當此之時也燕齊不兩立然而常獨欲有復收之之志若此也收猶合不兩立則不可復合而不能無合

之之志彪謂此少年狡獪之行小人患失之類而燕聊為之此其所以不王也

齊魏爭燕齊謂燕王曰吾得趙矣魏亦謂燕王曰吾得趙矣燕無以決之而未有適予也蘇代謂燕相曰臣聞辭卑而幣重者失天下者也辭倨而幣薄者得天下者也今魏之辭倨而幣薄燕因合於魏魏補得燕元作趙齊遂北矣魏昭十二年與秦趙韓燕伐齊敗之燕獨入臨菑此二十八年

蘇代自齊使人謂燕昭王曰臣間元作聞間猶傾也離齊趙齊趙已孤矣王何不出兵以攻齊臣請為王弱之燕乃

代齊攻晉疑兵也實合魏而陽攻以疑齊令人代令之謂閔王曰燕之攻齊也欲以復振故地也振舉也蓋欲復王噲所失燕兵在晉而不進則是兵弱而計疑也王何不令蘇子將而應燕乎夫以蘇子之賢將而應弱燕燕破必矣燕破則趙不敢不聽是王破燕而服趙也閔王曰善乃謂蘇子曰燕兵在晉今寡人發兵應之願子為寡人為之將對曰臣之於兵何足以當之王其改舉別用它將王使臣也是敗王之兵而以臣遺燕也戰不勝不可振也振救

也

王曰行寡人知子矣蘇子遂將而與燕人戰於晉下（晉之下地）齊軍敗燕得甲首二萬人蘇子以其餘兵以守陽城而報於閔王曰王過舉令臣應燕今軍敗亡二萬人臣有斧質之罪請自歸於吏以戮閔王曰此寡人之過也子無以為罪明日又使燕攻陽城及狸（燕地也趙悼襄九年攻燕取狸陽城）又使人謂閔王曰日者齊不勝於晉下此非兵之過齊不幸而燕有天幸也今燕又攻陽城及狸是以天幸自為功也王復使蘇子應之蘇

子先敗王之兵其後必務以勝報王矣王曰善乃復使蘇子蘇子固辭王不聽遂將與燕戰於陽城燕人大勝得首三萬齊君臣不親百姓離心燕因使樂毅大起兵伐齊破之彪謂蘇代之於燕齊皆嘗隙而復善其情禮均也而獨為燕圖齊之深何哉昭王賢也雖然糜爛人之民人以行其說而奉其所賢仁者不為也獨不念嘗委質於齊乎

蘇代自齊獻書於燕王曰臣之行也固知將有口事言人譖之故獻御書而行獻侍御者以書曰臣貴於齊燕大夫將不信臣臣賤將輕臣臣用將多望於臣望猶責齊有不善

（謂惡燕）將歸罪於臣天下不攻齊將曰善為齊謀天下攻齊將與齊兼貿（元作鄖）臣（貿猶賣）臣之所重處重留（元作卯）也（重猶難也留謂處於齊為難）王謂臣曰吾必不聽衆口與讒言吾信汝也猶列眉也（言無可疑）上可以得用於齊次可以得信於下苟無死女無不為也以女自信可也（以猶由）與之言曰（王與之）去燕之齊可也期（元作其）於成事而已臣受令以任齊（得任於齊）及五年齊數出兵未嘗謀燕齊趙之交一合一離燕（衍王字）與齊謀趙則與趙謀齊

燕與齊謀趙實欲離齊於趙代因與趙謀齊以成燕之謀齊之信燕也至於虛北地虛言不設備齊北近燕行其兵以北兵代它國令王信田代與參去疾之言三人讒代者且攻齊使齊犬馬而不言燕且辭也犬馬言已朕齊如之又不泄燕之謀令王又使慶燕臣名令臣曰吾欲用所善王苟欲用所善王欲用之則臣請為王事之王欲醳臣醳釋同見鄒忌說琴專元作剸任所善則臣請歸醳事臣苟得見則盈願彪謂為人間者均有此六患非燕賂之明代其危哉功成矣猶不能為此尾況它人乎代之謀齊亦異乎豫讓之於趙矣彼哉彼哉

秦召燕王燕王欲往蘇代約燕王約猶止曰楚得枳屬巴郡而國亡皆謂失地秦昭廿七八九年連拔楚郡齊得宋而國亡即此二十八年入臨菑三十二年下七十城齊宋不得以有枳宋事秦者何也是則有功者秦之深讎也言此以見克齊者秦之所惡也秦取天下非行義也暴也秦之行暴正告天下告楚曰蜀地之甲輕舟浮於汶汶江水出岷山乘夏水江夏注沔水自江別至南郡華容為夏水而下江五日而至郢漢中之甲輕舟出於巴乘夏水下漢四日而至五渚史注在洞庭寡人積甲宛東下隨屬南陽

智者不及謀勇者不及怒寡人如射隼矣隼祝鳩喻易也王乃待天下之攻函谷不亦遠乎楚王為是之故十七年事秦秦正告韓曰我起乎少曲韓地范睢傳伐韓少曲一日而斷太行我起乎宜陽而觸平陽二日而莫不盡繇繇由同我離兩周而觸鄭五日而國舉韓氏以為然故事秦秦正告魏曰我舉安邑塞女戟韓氏太原卷不通此四處下軹元作枳道道南陽封冀道道所由也後志河東皮氏有冀亭注引此兼包兩周乘夏水浮輕舟強弩在前銛戟在後決

滎口滎澤之口魏無大梁決白馬之口魏無濟陽決宿胥之口徐注紀年曰救山塞集胥口魏無虛頓丘陸攻則擊河内水攻則滅大梁魏以爲然故事秦秦欲攻安邑恐齊據之則以宋委於齊曰宋王無道爲木人以象寡人射其面寡人地絶兵遠不能攻也王苟能破宋有之寡人如自得之已得安邑塞女戟因以破宋爲齊罪秦欲攻韓元作齊恐天下救之則以齊委於天下曰齊人四與寡人約四欺寡人必率天下以攻寡人者三必言

(攻之決)有齊無秦無齊有秦必伐之必亡之已得宜陽少曲致藺離(補)石因以破齊為天下罪秦欲攻魏重楚(恐楚擊其後)則以南陽委於楚曰寡人固與韓且絶矣殘均陵(地缺)塞黽隘苟利於楚寡人如自有之魏棄與國而合於秦因以塞黽隘為楚罪兵困於林中重燕趙以膠東委於燕(膠東國故齊國項紀注即墨也)以濟西委於趙已得講於魏質(元作至)公子延(秦子)因犀首攻趙兵傷於離石遇敗於馬陵而重魏則以葉蔡委於魏已得講於

趙則劫魏魏不為割困則使太后穰侯為和羸則兼欺舅與母羸謂勝舅謂穰侯適燕者曰以膠東適謪同適趙者曰以濟西適魏者曰以葉蔡適楚者曰以塞鄳阸適齊者曰以宋必令其言如循環用兵如刺蜚集韻蟲名喻易也母不能知舅不能約龍賈之戰魏相五年秦拔我龍賈軍岸門之戰封陵之戰魏哀十六年秦敗我封陵忠岸亭在潁韓注記岸門封陵亭名然則封陵亦屬潁川高商之戰史不書趙莊之戰趙肅二十三年趙莊與秦戰死河西秦之所殺三晉之民數百萬今其生者皆死秦之孤也

西河之外上雒之地三川晉國之禍三晉之半言上三地被禍居晉國之半秦禍如此其大而燕趙之秦者皆以爭事秦說其主此臣之所大患燕昭王不行蘇代復重於燕燕反約諸侯從親如蘇秦時或從或否而天下由此宗蘇氏之從約代厲皆以壽死名顯諸侯代傳有在伐齊事後彪謂秦之所以正告諸侯及其用詐皆愚弄之也而諸侯莫省獨一燕昭知之然亦不久死矣彪故曰秦横之成天幸也

燕饑趙將伐之楚使將軍之燕過魏見趙恢趙恢曰使

除患無至除之使不至易於救患伍子胥宮之奇不用此除患者燭之武僖三十年晉秦圍鄭佚之狐言於鄭伯曰國危矣若使燭之武見秦君師必退之武見秦伯曰鄭知亡矣而有益於君敢以煩執事越國以鄙遠君知其難也焉用亡鄭以倍鄰鄰之厚君之薄也秦伯說乃還張孟談皆救患者受大賞是故謀者皆從事於除患之遺者謂救患者而無元作先使除患無至者今與以百金送公也公謂楚使不如以言聽吾言而說趙王惠文曰昔者吳伐齊為其饑也伐齊未必勝也而弱越乘其敝以霸今王之伐燕也亦為其饑也伐之未必勝而

強秦將以兵乘元作承王之西是使弱趙居強吳之處而使強秦處弱越之所以霸也願王之熟計之也使者乃以說趙王趙王大說乃止燕昭王聞之乃封之以地封恢也恢蓋趙之仕魏而為燕者為燕亦所以為魏也

趙且伐燕蘇代為燕謂惠王趙惠文曰今者臣來過易水蚌方出曝蚌蠯也而鷸啄其肉鷸知天將雨鳥蚌合而箝其啄箝籋也鷸曰今日不雨明日不雨即有死蚌蚌亦謂鷸曰今日不出明日不出即有死鷸兩者不肯相舍漁

者得而并擒之今趙且伐燕燕趙久相支以敝大衆

臣恐强秦之為漁父也願王熟計之也惠王曰善乃

止

惠王昭王子元年赧王三十七年癸未

昌國君樂毅為燕昭王合五國之兵傳云并護趙楚韓魏燕之兵而

攻齊下七十餘城盡郡縣之以屬燕三城未下聊莒即墨

而燕昭王死惠王即位用齊人反間疑樂毅而使騎

刧代之將樂毅奔趙趙封以為望諸君齊田單詐騎

刦卒敗燕軍復收七十餘城以復齊燕王悔懼趙用樂毅乘元作承燕之敝以伐燕燕王乃使人讓樂毅且謝之曰先王舉國而委將軍將軍為燕破齊報先王之讐天下莫不振動寡人豈敢一日而忘將軍之功哉會先王棄羣臣寡人新即位左右誤寡人寡人之使騎刦代將軍為將軍久暴露於外暴曝同故召將軍且休計事將軍過聽以與寡人有隙元作郤隙不合也遂捐燕而歸趙將軍自為計則可矣而亦何以報先王之

所以遇將軍之意乎望諸君乃使人獻書報燕王曰臣不佞不能奉承先王之教以順左右之心恐抵斧質之罪以傷先王之明而又害於足下之義無罪而殺殺非義也故逃遁奔趙自負以不肖之罪負言荷罪在身故不敢為辭說今王使使者數之罪臣恐侍御者之不察先王之所以畜幸臣之理畜養也幸親愛之而又不白於臣之所以事先王之心白猶明故敢以書對臣聞賢聖之君不以祿私其親功多者授之不以官隨其愛能當者處

之故察能而授官者成功之君也論行而結交者立名之士也臣以所學者觀之先王之舉錯有高世之心故假節於魏王時諸侯不通出關則以節傳之故上言㩁自魏往見王而以身得察於燕先王過舉擢之乎賓客之中而立之乎羣臣之上不謀於父兄而使臣為亞卿亞次也臣自以為奉令承教可以幸無罪矣故受命而不辭先王命之曰我有積怨深怒於齊不量輕弱而欲以齊為事臣對曰夫齊霸國之餘教而驟勝之遺事也閑於兵甲

習於戰攻王若欲攻之則必舉天下而圖之舉天下而圖之莫徑（元作勁）於結趙矣且又淮北宋地楚魏之所同願也（楚欲得淮北魏欲得宋時皆屬齊）趙若許（許燕）約楚趙宋盡力（宋雖已舉其遺民怨之）四國攻之齊可大破也先王曰善臣乃口受令具符節南使臣於趙顧反命（回顧而反言其速）起兵隨而攻齊以天之道先王之靈河北之地隨先王舉而有之於濟上濟上之軍奉令擊齊大勝之輕卒銳兵長驅至國齊王（閔）逃遁走莒僅以身免珠玉財

寶車甲珍器盡收入燕大呂陳於元英大呂律均元英燕樂名故鼎反乎歷室故鼎齊所得鼎凡鼎以以占休咎故歸之律歷之室齊器設於寧臺燕臺薊丘之植薊幽州國植旗幟之屬植於汶篁汶水出太山來燕原竹田曰篁言燕以齊為塞自五霸以來功未有及先王者也先王以為順于其志以臣為不頓命頓猶墜故裂地而封之使之得比乎小國諸侯臣不佞自以為奉令承敎可以幸無罪矣故受命而弗辭臣聞賢明之君功立而不廢故著於春秋蚤知之士蚤知先見也名成而不毀故

稱於後世若先王之報怨雪恥夷萬乘之强國收八百歲之蓄積（通太公數之）及至棄羣臣之日餘令詔後嗣之遺義執政任事之臣所以能循法令順庶孽者（新立之君皆忠庶孽之亂昭王然豫順之）施及萌隸（萌眠同）皆可以教於後世

臣聞善作者不必善成善始者不必善終昔者伍子胥說聽乎闔閭故吳王遠迹至於郢夫差弗是也（不然子胥之說）賜之鴟夷而浮之江（鴟夷榼名馬革為其形以歛骸骨）故吳王夫差不悟先論之可以立功故沉子胥而弗悔子胥

不早見主之不同量故入江而不改夫免身全功以明先王之迹者臣之上計也離毀辱之非離罹也墮猶遺先王之名者臣之所大恐也臨不測之罪以幸為利者義之所不敢出也臣聞古之君子交絶不出惡聲忠臣之去也不潔其名毀其君而自潔臣雖不佞乎數奉教於君子矣恐侍御者之親左右之説而不察疏遠之行也故敢以書報惟君之留意焉傳有

張丑為質於燕燕王欲殺之走且出境境吏得丑丑曰

燕王所為將殺我者人有言我有寶珠也王欲得之今我已亡之矣而燕王不我信今子且致我我且言子之奪我珠而吞之燕王必當殺子刳子腹（刳判也）及子之腸矣夫欲得之君不可說以利吾要且死子腸亦且寸絕境吏恐而赦之

王喜（惠王曾孫元年赧王五十三年丁未）

燕王喜使栗腹以百金為趙孝成王壽酒三日反報曰趙民其壯者皆死於長平其孤未壯可伐也王乃召

昌國君樂間（毅子）而問曰何如對曰趙四達之國也其民皆習於兵不可與戰王曰吾以倍攻之可乎曰不可曰以三可乎曰不可王大怒左右皆以為趙可伐遽起六十萬以攻趙令栗腹以四十萬攻鄗使慶秦以二十萬攻代趙使廉破以八萬遇栗腹於鄗使樂乘（毅之族）以五萬遇慶秦於代燕人大敗樂間入趙（燕記元年有）燕王以書且謝焉曰寡人不佞不能奉順君意故君捐國而去則寡人之不肖明矣敢端其願（端猶專也）

願欲復用之而君不肯聽故使使者陳愚意君試論之語曰仁不輕絶智不輕怨君之於先王也世之所明知也寡人望有非則君掩葢之有非而蔽覆之王喜所望也不虞君之明罪之也虞猶圖望有過則君教誨之不虞君之明棄之也且寡人之罪國人莫不知天下莫不聞君微出明怨言間雖無出之趙以明有怨於我人亦知之以棄寡人寡人必有罪矣雖然恐君之未盡厚也諺曰厚者不毁人以自益也仁者不危人以要名故掩人之邪者厚人之行

也救人之過者仁者之道也世有掩寡人之邪救寡人之過非君孰元作恐望之今君厚受位於先王以成尊輕棄寡人以快心則掩邪救過難得於君矣且世有薄而故厚施世雖薄我我反厚施之行有失而故惠用行與我不合反惠愛今使寡人任不肖之罪任猶負而君有失厚之累於為君擇之也擇其所處無所取之國之有封疆家之有垣牆所以合好掩惡也室不能相和出語鄰家未為通計也怨惡未見而明棄之未為盡厚也寡人

雖不肖乎未如殷紂之亂也君雖不得意乎未如商容箕子之累也然則不内蓋寡人蓋一作盡而明怨於外恐其適足以傷於高而薄於行也非然也茍可以明君之義成君之高雖任惡名所謂任不肖之罪不難受也本欲以為明寡人之薄而君不得厚揚寡人之辱而君不得榮此一舉而兩失也義者不虧人以自益況傷人以自損乎君無以寡人不肖累往事之美昔者柳下惠吏於魯三黜而不去或謂之曰可以去柳下惠

曰苟與人之異惡往而不黜乎猶且黜乎寧於故國爾柳下惠不以三黜自累故前業不忘不以去為心故遠近無議今寡人之罪國人未知而議寡人者遍天下語曰論不脩心（凡有脩者先先有失而善論者不然）議不累物仁不輕絕智不簡功（簡與附反猶棄也）簡棄大功者輟也（輟止也）輕絕厚利者怨也輟而棄之怨而累之宜在遠者（疎遠之臣可耳）不望之乎君也今以寡人無罪君豈怨之乎願君捐怨追惟先王復以教寡人意君曰（意度其然）余且慝

心（待之以不善之心）以成而過不顧先王以明而惡使寡人進不得脩功退不得改過君之所揣也（言間量我此）唯君圖之此寡人之愚意也敬以書謁之樂間乘怨不用其計二人卒留趙不報（彪謂過而不改然後為過燕王喜過在於愎諫伐趙其於間未見其有可絕之處而能悔如此禮不云乎其嗟也可去其謝也可食何間絕之深也抑其書辭條達明麗婉乎孰復天下之雄文也）

秦并趙北向迎燕（并合也迎以兵逆之）燕王聞之使人賀秦王（始皇）使者過趙趙王（悼襄）繫之使者曰秦趙為一而天下服

矣燕元作之所以受命於趙者秦也言燕先時服趙者以秦與趙合令臣使秦而趙繫之是秦趙有隙秦趙有隙天下必不服而燕不受命矣且臣之使秦無妨於趙之伐燕也趙王以為然而遣之使者見秦王曰燕王竊聞秦并趙燕王使使者賀千金秦王曰夫燕無道吾使趙有之子何賀使者曰臣聞全趙之時南鄰為秦北下曲陽為燕下曲陽屬鉅鹿趙廣三百里而與秦相距五十餘年矣所以不能反勝秦者反猶報也言數為秦敗不能報而勝之國小

而地無所取今王使趙北并燕（此并謂燕有之）燕趙同力必不受受命（補）於秦矣臣竊為王患之秦王以為然起兵而救燕（趙悼襄九年攻燕取貍陽城兵未罷秦攻鄴拔之此十九年）

燕太子丹質於秦亡歸見秦且滅六國兵已臨易水恐其禍至太子丹患之謂其太傅鞠武曰燕秦不兩立願太傅幸而圖之武對曰秦地遍天下威脅韓魏趙氏則易水以北未有所定也奈何以見陵之怨（傳言丹質秦秦遇之不善）欲批其逆鱗哉（批白結切擊也說難龍可擾而騎也然喉下有逆鱗徑尺）

人有嬰之則必殺人人主亦有太子曰然則何由太傅曰請入圖之請太子入息居之有間樊將軍亡秦之燕太子客之已乃圖之太傅鞠武諫曰不可夫秦王始皇之暴而積怨於燕怨其足為寒心又況聞樊將軍之在乎是謂以元作委肉亡歸當餓虎之蹊蹊徑也禍必不振矣振救也雖有管晏不能為之謀也願太子急遣樊將軍入匈奴以滅口請西約三晉南連齊楚北講於單于然後乃可圖也太子丹曰太傅之計曠日彌久心惛然恐不能須臾言已憂思

昏瞀且死須臾不可待且非獨於此也夫樊將軍困窮於天下歸身於丹丹終不迫於彊秦而棄所愛憐之交置之匈奴是丹命固卒之時也知禍且至而猶為之自疑命止於此願太傅更慮之鞠武曰燕有田光先生者其智深而慮沈沈猶深可與之謀也太子曰願因太傅交於田先生可乎鞠武曰敬諾出見田光道太子衍曰字願圖國事於先生田光曰敬奉教乃造焉太子跪而逢迎卻行為道不敢背之跪而拂席田先生坐定左右無人太子避席而

請曰燕秦不兩立願先生留意也田光曰臣聞騏驥盛壯之時一日而馳千里至其衰也駑馬先之今太子聞光壯盛之時不知吾精已消亡矣雖然光不敢以乏國事也（不令太子所圖有闕）所善荆軻（衛人）可使也太子曰願因先生得（衍願字）交荆軻可乎田光曰敬諾則起趨出太子送之至門戒曰丹所報先生所言者國大事也願先生勿泄也田光俛而笑曰諾僂行見荆軻（僂致敬貌禮一命而僂）曰光與子相善燕國莫不知今太子聞光

壯盛之時不知吾形已不逮也幸而教之曰燕秦不兩立願先生留意也光竊不自外言不自疏於軻言足下與太子願足下過太子於宮荆軻曰謹奉教田光曰光聞長者為行不使人疑之今太子約光曰所言者國大事也願先生勿泄也是太子疑光也夫為行而使人疑之非節俠士也荀悦曰立氣勢作威福結私交以立强於世者謂之俠欲自殺以激荆軻言其死非為泄欲厲勉軻使死之耳曰願足下急過太子言光已死明不言也遂自刭而死軻見太子言

田光已死致光之言太子再拜而跪膝下行以膝行不立行流涕有頃而後言曰丹所請田先生不言者欲故言下以成大事之謀今田先生以死明不泄言豈丹之心哉荆軻坐定太子避席頓首曰田先生不知丹不肖使得至前願有所道此天所以哀燕而不棄其孤也今秦有貪利之心而欲不可足也非盡天下之地臣海内之王者其意不饜今秦已虜韓王秦十七年虜王安盡納其地又舉兵南伐楚北臨趙王翦數十萬之衆距

漳鄴而李信出太原雲中趙不支秦必入臣入臣則禍至燕燕小弱數困於兵今計舉國不足以當秦諸侯服秦莫敢合從丹之私計愚以為誠得天下之勇士使於秦闚以重利闚言示之以利使之見而欲也秦王貪其贄必得所願矣誠得劫秦王使悉反諸侯之侵地若曹沫之與齊桓公則大善矣則不可如有不可因而刺殺之彼大將擅兵於外而内有大亂則君臣相疑以其閒諸侯得合從其償秦必矣此丹之上願不知所以委命

委棄性命猶言不知死所唯荆卿留意焉久之荆軻曰此國之大事也臣駑下恐不足任使太子前頓首固請無讓然後許諾於是尊荆軻為上卿舍上舍太子日造門下供太牢具異物間進車騎美女恣荆軻所欲以順適其意久之荆卿未有行意秦將王翦破趙虜趙王遷十九年盡收其地進兵北略地至燕南界略經略之太子丹恐懼乃請荆卿曰秦兵旦暮渡易水則雖欲長侍足下豈可得哉荆卿曰微太子言臣願得謁之今行而

無信則秦未可親也夫（衍字）今樊將軍秦王購之金千斤邑萬家誠得樊將軍首與燕督亢之地圖（後志涿郡方城縣有督亭注引此）獻秦王秦王必說見臣臣乃得有以報太子太子曰樊將軍以窮困來歸丹丹不忍以己之私而傷長者之意願足下更慮之荊軻知太子不忍乃遂私見樊於期（將軍名）曰秦之遇將軍可謂深矣父母宗族皆為戮沒今聞購將軍之首金千斤邑萬家將奈何樊將軍仰天太息流涕曰吾每念常痛於骨髓

願計不知所出耳軻曰今有一言可以解燕國之患而報將軍之仇者何如樊於期乃前曰奈何軻曰願得將軍之首以獻秦王秦王必喜而善見臣臣左手把其袖而右手揕其胸（揕刺也知鴆反）然則將軍之仇報而燕國見陵之恥除矣將軍豈有意乎樊於期偏袒扼腕而進曰此臣之日夜切齒腐心（腐者痛之極）乃今得聞教遂自刎（刎斷也）太子聞之馳往伏屍而哭極哀既已無可奈何乃遂盛樊於期之首函封之於是太子預

求天下之利匕首得趙人徐夫人匕首取之百金使工以藥淬之淬當從火堅刀刃也以試人血濡縷沾濡衣之一縷人無不立死者乃為裝行具也遣荆軻燕國有勇士秦武陽年十三殺人人不敢忤元作悟逆也視乃令秦武陽為副荆軻有所待欲與俱其人居遠未來而為留待頃之未發太子遲之疑其改悔乃復請之曰日已盡矣荆卿豈無意哉丹請先遣秦武陽荆軻怒叱太子曰今日往而不反者豎子也今提一匕首入

不測之强秦僕所以留者待吾客與俱今太子遲之請辭決矣遂發太子及賔客知其事者皆白衣冠以送之至易水上旣祖祖行祭取道高漸離擊筑荆軻和而歌為變徵之聲地形訓云變徵為商蓋悲音士皆垂淚涕泣又前而為歌曰風蕭蕭兮易水寒壯士一去兮不復還復為羽聲其音怒忼慷壯士不得志也士皆瞋目髮盡上衝冠於是荆軻遂就車而去終已不顧旣至秦持千金之資幣物厚遺秦王寵臣中庶子蒙嘉嘉為先言於秦

王曰燕王誠振怖大王之威（振震同下同）不敢興兵以逆軍吏願舉國為内臣比諸侯之列給貢職如郡縣而得奉守先王之宗廟恐懼不敢自陳謹斬樊於期頭及獻燕督亢之地圖函封燕王拜送于庭使使以聞大王唯大王命之秦王聞之大喜乃朝服設九賓（禮大小行人以九儀掌賓客之禮）見燕使者咸陽宮荆軻奉樊於期之頭函而秦武陽奉地圖匣以次進至陛（升高階也）秦武陽色變振恐羣臣怪之荆軻顧笑武陽（顧武陽而笑）前為謝

曰北蠻夷之鄙人未嘗見天子胡振慴（慴懼也）願大王少假借之使得畢使於前秦王謂軻起取武陽所持圖軻既取圖奉之秦王發圖圖窮而匕首見因左手把秦王之袖而右手持匕首揕之未至身秦王驚自引而起袖絶拔劒劒長摻其室（摻把持也與操同晉人多用扣室劒鞘）時惶急（惶恐也堅在室牢也）劒堅故不可立拔荆軻逐秦王秦王環柱而走羣臣驚愕（愕相遇驚也）卒起不意（卒猝同下同）盡失其度而秦法羣臣侍殿上者不得持尺寸之兵諸

郎中執兵皆陳於殿下非有詔不得上方急時不及召下兵以故荊軻逐秦王而卒惶急無以擊軻而乃以手共搏之搏擊也是時侍醫夏無且以其所奉藥囊提荊軻也提擿秦王方環柱走卒惶急不知所爲左右乃曰王負劍王負劍遂拔以擊荊軻斷其左股荊軻廢乃引其匕首以提擿字本衍提字注也秦王不中中柱秦王復擊軻軻被八創軻自知事不就倚柱而笑箕踞以罵踞坐展兩足如箕曰事所以不成者乃欲以生劫之必得

約契復地之契以報太子也左右旣前斬荆軻秦王目眩良久已而論功賞羣臣及當坐者罪所當坐各有差而賜夏無且黄金二百鎰曰無且愛我乃以藥囊提荆軻也於是秦大怒燕益發兵詣趙詔王翦軍以伐燕十月而拔燕薊城並此二十九年燕王喜太子丹等皆率其精兵東保於遼東秦將李信追擊燕王王急用代王嘉計殺太子丹欲獻之秦秦復進兵攻之五歲而卒滅燕國秦二十五年此三十三年而虜燕王喜秦兼天下其後荆軻

客高漸離以擊筑見秦皇帝而以筑擊秦皇帝爲燕報仇不中而死

刺客傳有彪謂太子丹不忍一朝之憤輕亡其國其謀悖矣夫以一夫行刼刺於大國出於倉卒不意或幸以中而欲從容質責使悉反侵地取契以歸此豈持匕首之所可待鞘武初謀以矣太子不用不能力爭妾婦之明也數士之死燕國之亡皆武實爲之荆軻之事甚似曹劌其所不可者劌發憤於一朝而軻謀蓄於積歲且白衣祖送者傺路其不漏露而先敗抑亦幸矣軻不足道也厥後留侯亦袖椎竊發此其人豈愚哉蓋積志仇秦不知所不可使其不逢漢帝則亦死以爲期不能一日而忘秦也豫子高漸離張留侯三人者皆孝子忠臣至一之行也唯軻於此則無處焉

戰國策卷九

戰國策卷十

宋 鮑彪 注

宋

沛梁楚山陽濟陰東平及東郡之潁昌壽張

景公

嗣元公元年恭王四年乙酉

公輸般魯之巧人為楚設機天地疏機關也雲梯之屬將以攻宋墨子宋人名翟聞之百舍重繭百里一舍往見公輸般謂之曰吾自宋聞子聞其善吾欲藉子殺王藉猶因公輸般曰吾義固不

殺王墨子曰聞公為雲梯梯之高工切雲將以攻宋宋何罪之有義不殺王而攻國是不殺少而殺衆敢問攻宋何義也公輸般服焉請見之王見翟於王墨子見楚王非昭則惠曰今有人於此矣其文軒車有雕飾者鄰有敝輿而欲竊之舍其錦繡鄰有裋褐豎使之衣而欲竊之舍其粱肉鄰有糟糠而欲竊之此為何若人也王曰必為有竊疾矣疾猶癖墨子曰荆之地方五千里宋方五百里此猶文軒之與敝輿也荆有雲夢犀兕麋鹿盈之江漢

魚鼈黿鼉為天下饒宋所謂無雉兔鮒魚者也附魚之小者此猶粱肉之與糟糠也荆有長松文梓楩柟豫章大小凡五宋無長木此猶錦繡之與裋褐也臣元作惡以王吏之攻宋為與此同類也王曰善哉請無攻宋彪謂翟之說美矣然此時諸侯固有竊疾強吞弱大并小直患其力不給爾豈為若說止攻哉意者墨守之嚴輸般服病馬假此說以縮兵則有之彼楚國非止足而無有竊疾者也

梁王襄伐邯鄲而徵師於宋宋君使使者請於趙王武靈曰夫梁兵勁而權重今徵師於敝邑敝邑不從則恐

危社稷若夫梁伐趙（扶謂助之）以害趙國則寡人不忍也願王之有以命敝邑趙王曰然夫宋之不如梁也寡人知之矣弱趙以强梁宋必不利也則吾何告子而可乎（雖知宋不助梁然無辭使宋不聽梁）使者曰臣請受邊城（請得攻一城以應梁）徐其攻而留其日以待下吏之有城而已（攻之不力使趙無失城）趙王曰善宋人因遂舉兵入趙境而圍一城焉梁王甚說曰宋人助我攻矣趙王亦曰宋人止於此矣故兵退難解德施於梁而無怨於趙故名有所加

而實有所歸君偃宜無此善以在屛首伐黃下蘇秦論攻宋前該次之說謂大尹宋卿曰君曰長矣君宋君自知政言親國事則公無事公不如令楚賀君之孝則君不奪太后之事矣后時與政則公常用宋矣見用於宋尹蓋太后之人

宋與楚為兄弟齊攻宋楚王咸言救宋宋因賣楚重以求講於齊賣謂衒鬻之齊不聽蘇秦為宋謂齊相曰不如與之聽其講以明宋之賣元作資楚重於齊也楚怒怒其背已而與齊講必絕於宋而事齊齊楚合則攻宋易矣蘇秦與別成齊

宣同時知非閔時

剔成 嗣辟公元年立 王七年壬子立

齊攻宋宋使臧子索救於荆荆王 威 大說許救甚勸臧子憂而反其御曰索救而得有憂色何也臧子曰宋小而齊大夫救於小宋而惡於大齊此王之所憂也而荆王說甚必以堅我我堅而齊敝荆之利也臧子乃歸齊王 宣 果攻拔宋五城而荆王不至 此四章有蘇秦語得

爲君偃而君偃弑立恐鄭宜不能曲折如此故係之剔成然則孟子所稱審亦皆剔成也

宋

君偃辟公子剔成君弟弑立元年顯王四十一年癸巳

衍康字下同王之時安史君偃在年表世家傳並不書謚有雀生鸇集韻音旃今江東呼鵃鶻為鷗鵬鶻於城之陬陬隅也使史占之曰小而生巨必霸天下蓋言遯也王大喜於是滅滕隱七年注在沛國公邱縣伐薛取淮北之地乃愈自信欲霸之速成故射天笞地斬社稷而焚滅之曰威服天下鬼神罵國老諫臣元作曰為無顏之冠冠不覆額以示勇剖傴之背鍥朝涉之脛鍥刻脛胻也而國人大駭齊聞而伐之民散城不守王乃逃倪

侯之館侯其臣也遂得而死見祥而不為祥反為禍

凡六章

衛東郡及魏郡黎陽河內之野王朝歌後文公徙楚邱濮陽是也

靈公襄公子元年景王三十年丁卯

衛靈公近癰疽孟子有其人蓋醫之卑者彌子瑕二人者專君之勢以蔽左右復塗偵衛人謂君曰昔日臣夢見君君曰子何夢曰夢見竈君君忽然作色曰吾聞夢見人君者夢見日今子曰夢見竈君而言君也有說則可無說

則死對曰日并燭天下者也一物不能蔽也若竈則不然前之人煬煬炙燥也則後之人無從見也今臣疑人之有煬於君者也是以夢見竈君君曰然於是因廢癰疽彌子瑕而立司空狗元在趙策

悼公出公弟元年定王十四年癸酉

犀首魏官也非公孫衍伐黃過衞使人謂衞君此策以文南子與智伯同時知為悼公曰敝邑之師過大國之郊曽無一介之使以存之乎敢請其罪今黃城將下矣已將移兵造大國之

城下（已言已下黃）衛君懼束組三百緄（組邪文紛綬之屬十首為一緄）黃金三百鎰以隨使者南文子（衛大夫）止之曰是勝黃城必不敢來不勝亦不敢來是勝黃城則功大名美內臨其倫（臨言以功處其工倫其輩類）夫在中者（國中之臣）惡臨議其事（議謂譖短之）蒙大名（蒙冒處之也）挾成功坐御以待中之議（坐其御言不營為）犀首雖愚必不為也是不勝黃城破心而走歸（破心懼罪也）恐不免於罪也彼安敢攻衛以重其不勝之罪哉果勝黃城帥師而歸遂不敢過衛

智伯欲伐衛遺衛君野馬駒騟也四百璧一衛君大說羣臣皆賀南文子有憂色衛君曰大國大懽而子有憂色何文子曰無功之賞無力之禮不可不察也野馬四百璧一此小國之禮而大國致之君其圖之衛君以其言告邊境智伯果起兵而襲衛至境而反曰衛有賢人先知吾謀也

智伯欲襲衛乃佯亡其太子使奔衛南文子曰太子顏為君子也顏太子名君謂智伯甚愛而有寵非有大罪而亡必

有故使人迎之於境曰車過五乘慎勿納也智伯聞之乃止彪謂南文子衛之賢智人也慮無遺策

嗣君平侯子元年顯王四十五年丁酉

秦攻衛之蒲秦昭四年取蒲坂此二十三年胡衍謂樗里疾曰公之伐蒲以為秦乎以為魏乎為魏則善為秦則不賴矣賴猶利衛所以為衛者以有蒲者今蒲入於魏衛恐秦取蒲必自入之魏衛必折於魏往求援也魏亡西河之外秦惠六年而弗能取者弱也今并衛於魏魏必强魏强之日西河之外必

危且秦王（昭）亦將觀公之事害秦以善（元作害）魏秦王必怨公樗里疾曰奈何胡衍曰公釋蒲勿攻臣請為公入戒蒲守（戒告之以釋攻）以德衛君樗里疾曰善胡衍因入蒲謂其守曰樗里子知蒲之病也其言曰吾必取蒲今臣能使釋蒲勿攻蒲守再拜因效金三百鎰（元並作溢）焉曰秦兵誠去請厚子於衛君胡衍取金於蒲以自重於衛樗里子亦得三百金而歸又以德衛君也

衛使客事魏三年不得見衛客患之乃見吾下先生（盖以

所居為號許之以百金梧下先生曰諾乃見魏王哀曰臣聞秦出元作入兵未知其所之秦魏交而不脩之日久矣願王專元作博事秦無有他計魏王曰諾客趨出客謂梧下至郎門而反曰佯若不為衛客偶思念得之臣恐王事秦之晚王曰何也先生曰夫人於事已者過急過猶多於事人者過緩今王緩於事已者安能急於事人奚以知之王問衛客曰梧下稱之事王三年不得見臣以是知王緩也魏王趨見衛客彪謂此一時氣俗無不汲於利者以先生稱于世其人不薄矣而以百金

諾人為之行狡獪之計况小子乎彼哉彼哉

衛嗣君時胥靡（有罪人蓋賢者也）逃之魏衛贖之百金不與乃請以左氏（衛地缺請亦贖也）羣臣諫曰以百金之地贖一胥靡無乃不可乎君曰治無小亂無大（大小謂國）敎化喻於民三百之城足以為治民無廉恥雖有十左氏將何以用之（彪謂衛君之言及此足以興起而不得霸豈輔之者無其人乎以羣臣之所諫知不及其君遠矣然享國四十餘年不受外兵則三百為治之言允蹈之者與）

衛嗣君病富術謂殷順且曰（皆衛人）子聽吾言也以說君

勿益損也（使之一如其教）君必善子人生之所行與死之心異始君之所行於世者食高麗也（凡有養於口體皆得言食）所用者繆錯挐薄也（二臣名）羣臣盡以為君輕國而好高麗必無與君言國事者子謂君君之所行天下者甚謬繆錯主斷於國而挐薄輔之自令以往者公孫氏（衛國姓也故商君衛之庶孽公子也姓公孫氏）不血食矣君曰善與之相印曰我死子制之嗣君死般順且以君令相公子稍期（嗣君）子繆錯挐薄之族皆逐之也（彪謂嗣君賢君也富術稱之貶矣蓋諫者之言）

多務為深切詭激之辭使嗣君不賢安能受其言而委之以二臣乎

衛人迎新婦婦上車問驂馬誰馬也御曰借之新婦謂僕曰拊驂無笞服皆言愛也拊尤愛之車至門扶人扶婦下教送母母送婦者將還故戒之曰滅竈將失火入室見臼曰徙之牖下妨往來者主人笑之此三言者皆至言也然而不免為笑者早晚之時失也初為婦而去然失之早也

凡六章

中山漢為國有盧奴北平北新城唐深澤苦陘安國曲逆望都新市

中山君史不出不名諱饗都士大夫霍光傳都士注都試也此言已試而饗之司馬子期中山人後為楚昭卿在馬羊羹不遍司馬子期怒而走於楚說楚王昭伐中山中山君亡亡去國也有二人挈戈而隨其後者中山君顧謂二人子奚為者也二人對曰臣有父嘗餓且死君下壺餐臣父下以與之餐小食臣父且死曰中山有事我事汝必死之故來死君也將為君死中山君喟然而仰歎曰與不期衆少其於當厄其猶物辭猶在也言施與當在厄時怨不期深淺其於傷心傷人之心雖淺怨也吾以一杯

羊羹亡國以一壺餐得士二人

魏文侯欲殘中山殘謂滅之常莊談趙人謂趙桓元作襄子曰魏并中山必無趙矣公何不請公子傾魏君女以為正妻因封之中山是中山復立也魏必不殘其女之封

樂羊為魏將攻中山其子時在中山中山君烹之作羹致於樂羊樂羊食之古今稱之曰補樂羊食子以自信明害父以求法此害于父道而羊為之求為殉君之法也

犀首立五王秦韓燕宋中山也楚春秋時王齊宣魏惠顯王三十五年王趙武靈獨不王其後秦

惠十二年韓宣惠燕易王王明年秦惠始王秦惠改元之七年宋偃始王故武靈八年書五國相印即秦七年也而中山後持持猶疑也立之後而復疑齊謂趙魏曰寡人羞與中山並為王願與大國伐之以廢其王中山聞之大恐召張登而告之曰寡人且王齊謂趙魏曰羞與寡人並為王而欲伐寡人恐亡其國不在索王今所謀者救亡耳不求為王非子莫能吾救登對曰君為臣多車重幣臣請見田嬰中山君遣之齊見嬰子曰臣聞君欲廢中山之王將與趙魏伐之過矣以中山之小而三國

伐之中山雖益廢王益猶甚也言事有甚於此者猶且聽也且中山恐必為趙魏廢其王而務附焉附趙魏也主廢者齊故不附之是君為趙魏驅羊也非齊之利也豈若中山廢其王而事齊哉田嬰曰奈何張登曰今君召中山與之遇而許之王中山必喜而絕趙魏趙魏怒而攻中山中山急而為君難其王難則所謂羞與為王則中山必恐為君廢王事齊不王中山齊志也今為齊廢之所以事齊彼患亡其國是君廢其王而立其國賢於為趙魏驅羊也田嬰曰諾張丑曰不

可臣聞之同欲者相憎同憂者相親今五國相與王也負海不與焉（負海齊也先已王）此是欲皆在為王而憂在負海（憂齊廢之）今召中山與之遇而許之王是奪四（元作五下同）國而益負海也（中山與四國同欲今與齊遇是奪彼而益我也）致中山而塞四國四國寒心必先與之王而故親之是君臨中山而失四國也且張登之為人也善以微計薦中山之君久矣（薦進也）難信以為利田嬰不聽果召中山君而許之王張登因謂趙魏曰齊欲伐河東（河東魏地）何以

知之齊羞與中山並元作之為王甚矣今召中山與之遇而許之王是欲用其兵也豈若令大國先與之王以止其遇哉趙魏許諾果與中山王而親之中山果絕齊而從趙魏

中山與燕趙為王齊閉關不通中山之使其言曰我萬乘之國也中山百乘之國也何侔名於我欲割平邑以賂燕趙出兵以攻中山藍諸君屬代郡中山相也患之張登謂藍諸君曰公何患於齊藍諸君曰齊強萬乘之

國恥與中山侔名不憚割地以賂燕趙出兵以攻中山燕趙好倍而貪地〈倍為背約〉吾恐其不吾據也大者危國次者廢王奈何吾弗患也張登曰請令燕趙固輔中山〈固言輔之堅〉而成其王事遂定公欲之乎藍諸君曰此所欲也曰請以公為齊王〈闕〉而登試說公可乃行之藍諸君曰願聞其說登曰王之所以不憚割地以賂燕趙出兵以攻中山者其實欲廢中山之王也王曰然然則王之為費且危夫割地以賂燕趙是强敵

也出兵以攻中山首難也首為攻伐之難王行二者所求中山未必得王如用臣之道地不虧而兵不用中山可廢也王必曰子之道奈何藍諸君曰然則子之道奈何張登曰王發重使使告中山君寡人所以閉關不通使者為中山之獨與燕趙為王而寡人不與聞焉此王此君皆中山是以隘之隘亦不通也王苟舉王補趾以見寡人請亦佐君中山恐燕趙之不已據也今齊之辭云即佐王必適燕趙與王相見此並齊王燕趙聞之必怒絕

之王亦絶之是中山孤孤何得無廢以此説齊王齊王聽乎藍諸君曰是則必聽矣此所以廢之何在其所以存之矣張登曰此王所以存者也此王中山齊以是辭來因言告燕趙而無往以齊王言告之而不往齊以積厚於燕趙燕趙必曰齊之欲割平邑以賂我者非欲廢中山之王也徒欲以離我於中山而已親之也雖百平邑燕趙必不受也藍諸君曰善遣張登往果以是辭來中山因告燕趙而不往燕趙果俱輔中山而使其王

事遂定（彪謂張登聽則屢中言之必可行者也雖其用智有捭闔風氣而術無害亦狡獪可喜非君子之所排也）

司馬喜（中山臣）使趙為已求相中山公孫弘陰知之中山君出司馬喜御公孫弘參乘公孫弘曰為人臣招大國之威以為已求相於君何如君曰吾食其肉不以分人司馬喜頓首於軾曰臣自知死至矣君曰何也曰（補）臣抵罪君曰行吾知之矣（行使之行車二臣雅不相善弘無故云然似欲中喜者故知）居頃之趙使來為司馬喜求相中山君大

疑公孫弘公孫弘走出

司馬喜三相中山陰簡難之（簡陰姬名也難謂忌之）田簡謂司馬喜曰趙使者來屬耳（霍光傳注屬近也）獨不可語陰簡之美乎（趙使近至宜有報可因報使言之趙也）趙必請之君與之即公無內難矣君弗與趙公因勸君立之以為正妻陰簡之德公無所窮矣果令趙請之（補）君弗與司馬喜曰君弗與趙趙王（武靈）必大怒大怒則君必危矣然則立以為妻固無請人之妻不得而怨人者也田簡自謂取使

取請為使也可以為司馬喜可以為陰簡可以令趙勿請也簡請使耳實喜自使見下

陰姬與江姬爭為后司馬喜謂陰姬公姬父也曰事成則有土得民言公得封不成則恐無身欲成之何不見臣乎怪其不求誅陰姬公稽首首至地下曰誠如君言事何可豫道者言將厚報之未可先言司馬喜即奏書中山王補曰臣聞弱趙強中山中山王說而見之曰願聞弱趙強中山之說司馬喜曰臣願之趙觀其地形險阻人民貧富君

臣賢不肖商敵為資（商較之）未可預陳也中山王遣之見趙王（武靈）曰臣聞趙天下善為音佳麗人之所出也今者臣來至境入都邑觀人民謠俗（徒歌曰謠）容貌顏色殊無佳麗好美者以臣所行多矣周流無所不至未嘗見人如中山陰姬者也不知者特以為人人（元作力）言不能及也其容貌顏色固已過絕人矣若其眉目准頞權衡（准鼻頞鼻莖權輔骨當作權衡眉上）犀角偃月（犀角首骨偃月額角）彼乃帝王之后非諸侯之姬也趙王意移大說曰吾願

請之何如司馬喜曰臣竊見其佳麗口不能無道爾即欲請之是非臣所敢議願王無泄也司馬喜辭去歸報中山王曰趙王非賢王也不好道德而好聲色不好仁義而好勇力臣聞其乃欲請所謂陰姬者中山王作色不說司馬喜曰趙强國也其請之必矣王如不與即社稷危矣與之即為諸侯笑中山王曰為將奈何司馬喜曰王立為后以絶趙王之意世無請后者雖欲得請之鄰國不與也中山王遂立以為后

趙王亦無請言也此兩章一事耳而曲折小差著書者自以所聞駁異也然則此書之作至至慎矣

主父欲伐中山使李疵觀之李疵曰可伐也君弗攻恐後天下主父曰何以對曰中山之君所傾蓋與車者傾者卻不御也與之同車皆所尊禮者而朝窮閭隘巷之士者君而朝士亦尊禮也七十家主父曰是賢君也安可伐李疵曰不然舉士則民務名不存本本謂農業朝賢則耕者惰而戰士懦皆不強力也以賢者不耕戰故若此不亡者未之有也疵謂李疵小人也乃欲使

乾隆御覽之寶

人君廢賢而置士夫賢者在位將使耕者愈力戰士愈奮而誰敢惰懦且不賢而耕且戰民之分也何敢與賢者並民唯不務名耳豈有務名而不趨於善者乎若疵者小人之無忌憚者也

凡六章

戰國策卷十

李文叔書戰國策

戰國策所載大抵皆縱橫捭闔譎誑相輕傾奪之說也其事淺陋不足道然而人讀之則必向其說之工而忘其事之陋者文辭之勝移之而已且壽考安樂富貴尊榮顯名愛好便利得意者天下之所欲也然激而射之或將以致人之憂死亡憂患貧賤苦辱棄損亡利失意者天下之所惡也然動而竭之或將以導人之樂至于以下求小以高求大縱之以陽閉之以陰無非微妙難

知之情雖辯士抵掌而論之猶恐不白今寓之文字不過一二言語未必及而意已隱然見乎其中矣由是言之則為是說者非難而載是說為不易得也嗚呼使秦漢而後復有為是說者必無能載之者矣雖然此豈獨人力哉葢自夏商積制作以至於周而文物大備當其盛時朝廷宗廟之上蠻貊窮服之外其禮樂制度條施目設而威儀文章可著之簡冊者至三千數此聖人文章之實也及周道衰寖淫陵遲幽厲承之於是大壞然

其文章所從來既遠故根本雖伐而氣燄未易遽熄也於是浮而散之鍾於談舌而著於言語此莊周屈原孫武韓非商鞅與夫儀秦之徒所以雖不深祖吾聖人之道而所著書文辭駸駸乎上薄六經而下絕來世者豈數人之力也哉今戰國策宜有善本傳於世而舛錯不可疾讀意天之於至寶常不欲使人易得故余不復竄定而其完篇皆以丹圜其上云

王覺題戰國策

戰國策三十三篇劉向為之序世久不傳治平初始得錢塘顔氏印本讀之愛其文辭之辯博而字句脫語尤失其真丁未歲予在京師因借館閣諸公家藏數本參校之蓋十正其六七凡諸本之不載者雖雜見於史記他書然不敢輙為改易仍從其舊蓋慎之也當戰國之時强者務并吞弱者患不能守天下方争於戰勝攻取馳説之士因得以其説取合時君其要皆主於利言之合從連衡變詐百出然自春秋之後以迄于秦二百餘

年興亡成敗之迹粗見於是矣雖非義理之所存而辯
麗横肆亦文辭之最學者所不宜廢也會有求予本以
開板者因以授之使廣其傳庶幾證前本之失云清源
王覺題

